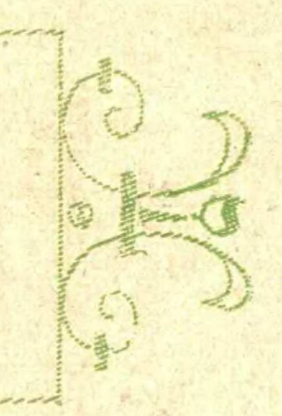


東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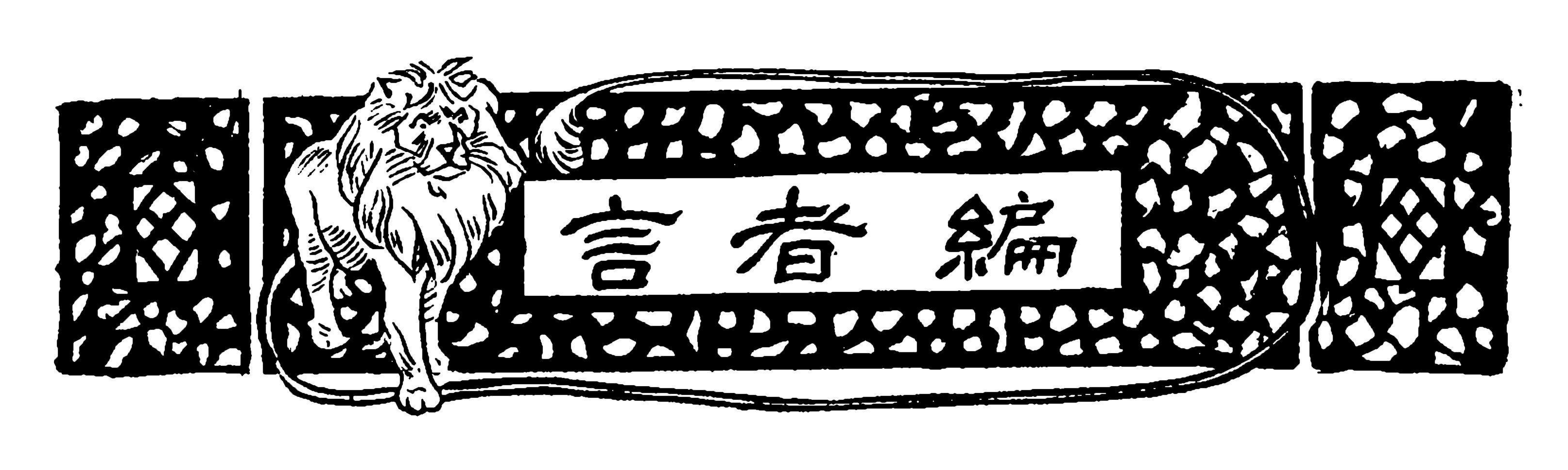
東陵爲清太祖之陵、在奉天瀋陽、此爲陵前祭殿之外景、



名人錄

張謇

張謇號季直六十九歲、江蘇南通人、前淸狀元、授職翰林院殿撰、光緒中奉兩江總督張之洞命就蘇省集合資金、辦理紡績工業、遂投身實業界、其始與盛宣懷等以官音合資讓受鄂省紡績局機器於南通創立大生紗廠、光緒二十四年成立、其後漸次運用資本先後設立崇明紗廠及布廠麵粉廠絲廠鐵廠墾殖公司等多處、他省興辦實業亦參預籌劃、三十年任農工商部顧問、三十二年上海預備立憲公會成立、被選爲副會長、宣統元年、任江蘇諮議局議長三年入京、武漢起義後、淸廷以爲江蘇宣慰使、袁世凱入京組閣、以爲農工商部大臣、未就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復任爲實業部部長、民國二年、與程德全等組織共和黨被選爲理事、同年任淮河水利工程督辦、熊希齡內閣農商總長、三年徐世昌內閣農商總長、四年全國水利局督辦、參政院參政、袁謀帝制、曾爲嵩山四友之一、十一年交通銀行總裁、近年居通、並經營地方事業、在蘇之潛勢力甚厚、



▲洛迦諾會議。爲歐洲最近之重要集會。關係歐洲和平者綦大。本期由受百君撰（洛迦條約與歐洲大局）。其條約全文。則下期由子寬君譯載。先以奉告。

▲滬案結果。出乎吾人意料。本期所載外交團發表之文件。大有研究價值。幸讀者注意。

▲大連考察紀略。述該地經濟情狀。亦研究一方情事者重要參考資料也。

國聞週報目錄

第一卷 第二期

馮玉祥下野

愼予

新年來甫四五日。風雲晦冥。強顏爲歡。而京電轉來。儼然時局重心之馮玉祥。遽下野以去，韜晦其生。行將遨遊歐美，留異日効國之身。此則不可謂非空谷足音，足以破時局之沉悶而一新國人耳目者，或謂馮氏恐不免去歲之故技。一牽一拉。據位如故，但自今日之情形觀之。西北邊防督防公署參謀處既經正式通電以張之江暫代督辦[illegible]李鳴鐘督甘。劉郁芬綏遠都統。亦已布諸報章。善後各端。既已就緒。馮氏且於四日離去張垣。則下野一事在[illegible]本人當具決心。似不致再有波折矣。馮氏此舉。其惹國人注目。自在意中。而以中國政場之詭譎。行且揣測繁興，異說並起。即其所引起吾人之感想。亦至複雜。有非空洞之驚喜所能盡。

自共和國家之常軌衡之。一軍人之引退。蓋至尋常，無足謳頌。乃以中國之有軍閥而無軍人。軍閥視其軍旅及其所據地盤。無殊家產。故其能決然捨棄。潔身引退者。乃如斥私財興學校者之同爲義舉。而取得社會之讚美，且以軍閥十餘年來所造之罪惡。人民對之。眞有時日曷喪之嘆。徒以人民能力薄弱。坐使其橫行而無所底止。然怨毒之氣。鬱積民間，將見因遏抑而愈趨緊張。民生國計。亦愈見憔悴支離而無可補苴。然軍閥之貪婪與夫患得患失之念。曾不稍戢。其坐擁疆圻雄視一方者。且思號令中央。兼併異已。禍雖及身。而人民之遭殃不可數計。其下者則邇來風尙所趨，以百乘者弑千乘。千乘者弑萬乘。羣犬爭骨，刼運未已。惟其如是。人民所受之苦痛。無一非軍閥所賜。而反感乃益深。今馮氏乃能爲人所不肯爲，敝屣尊榮，翩然以去。非去於戰敗亡命之日。而去於攻克天津高歌凱旋之時。其處境其地位。有爲人艷羨而不可得者。因此反映。而馮氏下野。在人民腦際所取得之好感。乃益深刻。而一般眞正之平民。其驚喜尤可臆想，

馮氏之爲此舉。固以其智慧有足多者。而尖刻之論者。方以爲馮氏出於機巧，徒爲好名之心所激，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果能好名。則亦不失爲一比較的好人。孫傳芳固人知其爲好名者。然以其軍隊與昔年齊燮元者較。同經戰役。而民間之苦樂何如，於以知好名之未足爲病也。且夫馮氏捨其已得之祿位。而若魯之張宗昌直之李景林者。方以數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爲殉，以擁護一己之地盤。擄掠奸淫。不憚公然爲之。以彼例此。則無論馮氏動機之爲何。即此一念之決。有足貴矣，必欲揣馮氏之動機。至難言也。繇吾人之見，以爲近如郭松齡之敗亡，稍有智力之軍閥，胥當惕然以懼者。蓋當郭氏引軍出關，直趨新民。犂庭掃穴。一舉手耳。夫使郭氏竟一舉而成，則不但東三省內除郭松齡無第二人，全國政局。不難操縱掌握。爾時煊赫。凝目可想。乃以徘徊不決。巨流河一戰之失。不但昔日雄謀大略，盡付

流水。數萬之師。潰散無遺。而及身以殉。妻子為戮。則其得失之間。有不容髮。而所謂軍閥者。誠又可為而不可為矣。且夫馮氏雖在戰勝之餘。而所處地位。內實艱鉅。由中央言。馮氏部下。久思染指。而馮氏迄以擁段為言。蓋以其自我為之而乏善可言。以叢怨尤於一身。遠不如置身事外。以使各方分謗。然樓台近水。其進而思染指者。方如羊之附羶也。由軍事言。則郭松齡既敗。魏益三雖以繼郭為標榜。而實力未足以抗衡關外。張作霖父子。尤銜馮切骨。而不能恝然置之者。李景林雖棄天津。而聯魯以後。猶圖反攻。則馮氏四圍。猶是敵人。由本軍內部言。則一種勢力之潰不敗於外力。而潰於內訌。故戰勝以後。論功行賞。失其平。則親者為仇。轉為敗亡之種因。近如郭之與張。其事甚明。馮氏部下。自未必即有此現象。然此次戰役。如張之江等。厥功甚偉。直隸既畀孫岳。欲謀安插。亦自不易。今以馮氏之去。可以脫離中央政爭之漩渦。避免關外直魯攻奪之目標。與夫得部下功賞之平衡。然則馮氏殆不失為巧於自衛之智者矣。

（一月五日）

新醞釀

菱伯

軍興以來。變幻靡常。始也浙奉相持於徐州蚌埠之間。繼則馮張對峙。迫郭松齡反戈。直李拒馮。豫軍入魯。於是戰事之重心。遂由長江而趨直魯。江浙之爭。轉變為奉國之戰。郭李既敗。國軍直下天津。張作霖仍得據有關外。意者謂戰事必可望告一段落矣。且同時許世英組閣。積極進行。中樞局面。亦有改絃更張之勢。果能從此息爭。共謀國是。當不難納政治於正軌。蓋時局推演。至于如此地步。敗者固無繼續抗爭之實力。勝者亦復疲憊不堪。萬不肯再使戰局延長。以自蹈前人之覆轍。是以大戰之後。必有暫時之安甯。證之既往。不爽毫釐。時局至此。不可謂為無轉機之望。惟轉機之後。將成如何局面。各方是否相安。是則視乎實力派之處置如何。非吾人所能逆料也。

以當時之局勢論。唯馮玉祥可以左右中央之行政。而中樞之一舉一動。亦唯以馮之馬首是瞻。詎值此舉國屬目之時。馮氏忽有下野之電。一般人對於馮氏此舉。揣測頗不一致。綜其大者言之。不外悲觀與樂觀二種。持樂觀論者。謂馮之引退。實為軍閥覺悟之先聲。蓋歷來軍閥下場。必於戰事失敗之後。馮氏鑑於武力之不可恃。國事之未易收拾。故於天津下後。決然辭職。脫離軍政界之生活。回復其本來面目。使非有徹底之覺悟。曷肯出此。持悲觀論者。則謂馮氏素極機變。下野之舉。實含有種種作用於其間。如中樞之改組。魯省軍事之收拾。皆亟待料理。處置稍有不當。必然引起其他糾紛。故莫若藉引退之名。靜觀各方面之動靜。時機一至。則最後之成功。可操左券。馮氏之去。蓋以退為進者。二說雖均言之成理。要皆不免為皮相之談。未能洞中肯綮也。嘗謂今日國內之武人。派別既多。宗旨又無一定。故其縱橫離合。有非以常理所能推測者。方奉張之離也。馮與孫吳同具一討奉之目標。故能為暫時之合作。今張既被迫出關矣。繼張而起者。厥為馮氏。使馮之勢力日益擴大。必將不利於孫吳。孫吳為自衛計。勢不得不另成一新結合以抗馮。故吳佩孚世電。聲言討張軍事結束。而靳雲鶚在魯。已有與張宗昌合作之說。凡此均為第二次變局之新醞釀。時機成熟。必有孫吳聯奉討伐國民軍之一日。目前雖尚未臻暴發之期。然即此種醞釀。已足令馮氏胆怯矣。且也國民軍內部意見未能一致。一二三軍各自為政。馮氏既無統馭之能力。事變一起。必有措手不及之虞。分配不均。尤足引起內訌之禍。觀馮氏通電中取消國民軍名稱一語。則其不欲引二三軍

爲同系。已彰彰然明矣。夫國民軍名義既不存在。則今後對於二三軍之行動。馮氏自可立於旁觀者地位。直魯豫戰事。雖不能卽時結束。馮軍亦可不必爲任何方面之左袒。孫吳縱與魯張結合攻豫、自亦不能以討伐國民軍爲概括的目標。岳孫雖敗。馮不與焉。故馮之下野。實爲環境所逼、不得已而爲之。豈眞有所覺悟哉。顧馮氏以解職爲對方之消極的抵抗。則此種新醞釀是否再有其他變化、抑何爲一種對待國民二三軍之行爲、尙難斷定。而馮之離職。究竟眞相如何。亦胥視此種新醞釀之程度爲轉移。可斷言也。抑猶有進者。吳佩孚世電。雖聲明討奉軍事結束。而絕未有下野歸田之文。且表示對於今後國事。勉盡職責。從可知第二次變局。必已在醞釀之中。吳氏之所謂盡職於今後國事者。殆已昭示於國人。將移其討奉之師而別樹一敵。是以將來局勢之變化。如何吾人雖未能預測。然其關鍵之所在。要必視乎此種新醞釀之程度如何而爲斷定耳。

段氏去留與政局變化

忍迂

邇日合肥行將下野之說、囂然塵上。政局之大轉變、至多將不出一月。可逆料也。

合肥處境。近益困躓。內無心腹之寄。可以運籌劃策、外復强藩分立。一重輕便足招致惡感。所聞所接。無非苦悶。況復郭變李逃以後、奉之於段。隔閡尤深。苦心支持。徒召譴尤。此種孤獨之境。誠非老年人所能堪。溯自北方和平破裂。制止軍事行動命令（去歲十一月十二日所發）失効以後。爲國家設想。段去則中央益陷於糾紛、大局愈一發而不可收拾。故望其暫時隱忍。有以繼往開來。維此國脈。然爲段氏個人計利害。則早應掛冠以去。蓋人之孜孜營營。不外二義。其一欲實現其理想。其二則爲吃飯問題所逼迫。若段氏者。則其所有理想中之政策。既無不一不受軍閥政蠹之障礙而不獲絲毫有所展布。其大者如國民會議。亦復曇花一現。聲嗅寂然。則段氏之理想。可謂已不復有試驗之希望。至謂段之上台。專爲吃着。原非人之所能置信。然則段又何必戀此執政之虛名。以自苦其心志。而段之左右。必欲牽牽拉拉。使其不獲優遊以樂此餘年。亦當有所不忍。故段氏之去。於情於理。以及最近環境所予段氏之激刺。如馮玉祥之下野。徐樹錚之被刺。曾毓雋之遭囚。其必將成爲事實。昭然甚明。

然使段果掛冠以去。中央政局。既不能長此虛懸。以重召內政外交之大患。則將何以維此絕續之交。紊亂如麻。誠爲謀國之士所當引爲杞憂者。在段氏個人。必將以一紙空命令。許閣攝理。自在意中。然無論許閣實爲段氏所任命。段去則許閣失其依據。與夫許氏之再三推諉組閣。以段氏之重託而就。段去則許亦未必肯以一身爲之犧牲。卽以目下之許閣自身而論。亦復零落未全。捨龔心湛陳錦濤已就外。其餘王正廷別有會意。未必俯首卽就。若于右任若馬君武若寇遐若易培基。均半推半就。未必肯爲許閣効命之忠臣。故使許閣卽以拚命拉攏而勉强開張。但段氏下野。許閣亦必解體。欲其爲過渡以維持中央。殆屬萬不可能。

因許閣之未克荷此重任。與夫各方利害之互異。而各種說法、殊令人目迷神眩、總其大要。有恢復法統與黃郛攝閣兩種運動。其餘徒持理論見諸文電者。則有熊秉三張仲仁輩。張氏之論。尤爲新奇。特卽可實行。且非期諸旦夕。則就前者而論。黃郛攝閣。卽爲昔日馮玉祥倒曹之具。論法既屬無根據可言。而與馮之關係。雖云釋嫌。然其必肯留此眼中之將。以使舊怨新恨重現腦際。亦屬人情。其他方面。於黃亦無特別好感。然則攝閣云者。亦不

遂片面相思。強而致之。亦無實効。復次再論所謂法統之說。嘗以吳佩孚世電所論爲中心。然尋繹吳氏世電。亦復空洞不可捉摸。究竟曹錕之總統應否認承。猪仔議員所制之憲法。應否存在。與所謂黃陂復職之說。是否相容。其間錯綜複雜。頭緒萬端。毫釐之左。即成水火。欲其融合無間。不亦良難。況復若曹若黎。與夫議員人格。早已爲國民所厭棄者耶。

故由吾人以觀。非段去之難。而所以繼段之難。然段去而不先有所以綢繆之者。則覬覦中樞者。既乘。行見邪說並起。相持不決。則國是前途之危機。非可逆睹也。

（一月七日）

着色影戲片

冷

平常我們看的影戲片。都是不着色的。現在有兩部片子。都着有鮮明的彩色。一種是「歌場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一種是「十誡」The tencommandments「歌場魅影」已在上海開演。「十誡」恐怕不久也要到中國了。

洛迦諾條約與歐洲大局

受百

洛迦諾會議。爲歐洲時局除舊布新之一大關鍵。當此會議以前數十年間。可以一言蔽之。曰歐洲自殺時代。先是當英維多利亞皇后臨朝時。一切金融商務以及海陸軍方面。莫不以歐洲爲主要中心。美國其時雖已漸露頭角。而在歐人視之。尚不外爲一歐洲殖民地。尚爲一負債國，在國際間絕無何種勢力。此外非亞二洲，亦大半在歐洲勢力下。但最近年間。則歐洲之情勢大變，俄羅斯大帝國。爲共產主義所糾纏。紛擾不可收拾。德意志則如大廈崩頹。迄今整理殘遺。猶未就緒。英法在歐戰中爲勝利國。而焦頭爛額。與戰敗者才相差一間。全歐之社會及經濟制度。紊亂達極點。累世所積之財富。一戰後幾蕩然無存。再觀歐洲以外之情形如何，非亞二洲。漸有覺悟，民族自決之呼聲。高入雲霄。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敍利亞埃及摩洛哥之騷亂。無一非對歐洲帝國主義表示反抗。歐洲竭力保持其原有之殖民地。已左支右絀。有捉襟見肘之概。英法之狼狽，尤顯而易見。尚有一新起現象。美洲於不數年間。與歐洲相較。竟後來居上。雛鳳之聲。清於老鳳。歐欠美之債務。分年繳還。預計亘半世紀而不能清償，歐洲已不啻全然抵押於美，推其原因。不過因一戰之失。而內起紛擾。外損權威。故於洛迦諾會議以前數十年間。可名之曰歐洲自殺時代。洛迦諾會議乃歐人頭腦漸趨清明。行動漸趨正軌最明確之表顯，惟洛迦諾條約之成立吾人不必即據以爲法德重修舊好之證。歐洲各國自古相爭相殘。決難因有此會議而驟變其態度。國際間之競爭野心亦決不因此而稍減。然則此約之眞義果安在耶，今試一申論之。蓋歐洲諸國。自戰後數年來。見民生凋敝百業蕭條，知此數年間所用善後方法。實屬錯誤。若彼此鈎心鬥角。互爭此一日之長。則結果必使歐洲人民趨於死途。而戰爭之禍•尤爲人人所能見及。而今歐洲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之危險。雖至愚昧者。亦知之甚審。吾人可以歐洲民族概括之爲三種戰勝者中立者及戰敗者是也。戰爭之禍，敗者無論矣。即勝利者與中立者亦未能倖免。歐人懲往鑑來。知此局之不可長。遂有洛迦諾條約。吾不敢謂此條約可化干戈爲玉帛。作此語者。其望過奢。亦不可謂歐人在此會議中。全無覺悟。果無覺悟，則此約決不能產生。惟此之所謂覺悟。非大覺大悟之謂。乃表面之覺悟。自有此約。吾人可苟安一時。在短時期內。可無第二次歐戰發生之恐慌矣，

英人因歷史上關係。及其所處地位較爲安全。故首先覺察。欲謀自保，必須免除戰爭，恢復歐洲政治及經濟狀況。彼於數年來拉攏德法。煞費經營。德雖戰敗。猶竭力掙扎，冀免敗後之惡果。法已戰勝於勝後之利益，更不願放鬆一步。此種態度，俱爲和平之最大障碍。而又極難消除者。英人於此蓋不知、經幾斟酌也。惟於最近數月間。德法雙方。方漸覺悟。知欲恢復二國人民生活狀況。非詭譎政略所可致。法果欲阻德之復興。於事實

上未嘗不可。魯爾之侵占。即可證之。但德人經此摧殘。決決難獨享福利。亦可於此見之。且德法相爭。事歐洲全部。亦決無復與之望。然後知欲殺人必先自殺。欲自興必與人同興。是乃歐洲之最近覺悟。亦洛迦諾條約成立之直接原因。

總之此約非歐洲和平之担保。其本身非一種息止爭端之公約。惟由此可見歐洲已悟以前之倒行逆施。非和平不足以圖存。德法人民。不幸比鄰而居。以前互相尋仇作恨。今始悟沿此進行。乃兩敗俱傷之道。但此非二者已和好無間也。迄二民族感情之恢復。至少須數十年。非旦夕間事。惟彼等知若再有一度戰爭。或互相約束不使對方復興。皆自殺之道耳。譬如在此約內。德人允不以武力奪回亞爾薩斯洛林。此非謂德人已視此二省爲法應有之地。德無分得之也。惟彼深知若在短時期內。以武力爭之。則彼必無幸耳。凡手簽洛迦諾條約諸公。無不深信在二十五年內。必無意外戰事。若謂因此約使戰禍永消。世人永享和平。則非確論矣。各國於戰後疲苶不堪。而今因有此約。可捐棄一切猜忌。放胆專力對內。從事於復興事業。是乃此約作用之所在也。

洛迦諾會議之所爲。乃一九一九年巴黎會議及該會以後所舉行一切會議所不能爲者。其所訂條約。至少在短時期內。有停止戰爭之作用。自有此約。復使德居於大國地位。一方面得安全之保障。一方面於戰後應履行之義務。無可趨避。修改凡爾賽條約之希望。則因此而打消。但將來修改。未始非不可能之事。其基礎即立於此。

當歐戰初終時。各國野心如焚。戰勝者惟利是圖。戰敗者巧於趨避。而一方面世界大同國際和平等高調。此唱彼和。風靡一時。巴黎會議。即代表此種精神者也。沒乃知此種高調。祇足自娛。不切實用。洛迦諾條約者。即捐棄一切虛華。但爲實用者也。前者如瓊樓玉宇。非不壯美。其奈力不能逮何。後者如草蘆茅舍。雖稍簡陋。猶足蔽風雨也。在此約內。英義相聯。共保法防德之猖獗。但此約之真價。不在於此。惟德知若敗法。則德亦同敗。法知若長據來因河。則於其後政治之紛擾金融狀況之窳敗。乃無所補。是約之真價乃在此耳。

洛迦諾條約「條文見下期歐洲和平公約篇」之內容。甚平庸。無可驚之點。皆在吾人意料之中者。法德間及比德間在此約內。用公斷法泯滅一切未來之爭端。德與波蘭及捷克間。亦有防止爭端之約。法比及德均願保持凡爾賽條約所規定之疆界。英意相約。凡有被欺凌者。彼等同出而保衛。法波間及法捷間。亦有條約。由法保二國之和平。總之此約乃一種定奪國際間關係之文件也。

以前敦倫會議之道威斯計畫。側重經濟方面。洛迦諾條約。則專重政治方面。歐洲自此將改絃易轍。別開一新途徑。以前相爭相奪之情形。必自此泯滅。法德意比諸國。或可聯合一致。其已往嫌怨。不必捐棄。但可望暫行擱置。如此則歐洲各國。可冶爲一爐。合作事業。自此開始。此後之歐洲。決非近十年來之面目。必將沿合作方面進行。首感得此改變途徑之影響者。當推美國。此後歐美間將競爭益烈。歐洲經濟及政治地位。爲美所攘奪。彼必爭此已失之權威。爭之之法。惟有合作。現今歐人之視美。彷佛莎士比亞肉劵劇中之猶太債主。但知索債。不知其他。嗜利而忘義。歐洲各國。皆以美爲戰後之唯一勝利者。本已不勝其艷羨妒嫉。再加以美之亟於索債。彼等以爲此於歐洲復興。有直接惡劣影響。於是由妒而怨。歐美感情。於戰後蓋已一落千丈。洛迦諾會議。乃歐洲新舊時代過渡之關鍵。在舊時代內。歐洲自相分裂。美乘機興起。在新時代內。歐洲合爲一團體。而以對外。美則首當其衝。其後吾人試拭目以俟。歐美間當有無限活劇。供吾等旁觀者從容興賞。惟世界本一舞台。東亞人民。何嘗非劇中人物。歐洲團結後。吾人是否能置身事外。又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

外交團發表之滬案文件

記者



[illegible]運動一時。政府雖受民間之督促以務爭。而外交團則一以圓[illegible]應付。先之以六國委員之調查。調查既竣。祕不發表。繼之以[illegible]之重查。終乃以七萬五千金。欲結其事。誠意耶。兒戲耶。吾人實深疑之。頃者得外交團發表之兩種調查報告。雖語焉不詳。亦足以窺見其隙也。

（一）六國委員滬案調查報告

據上海泰晤士報所載五卅案之六國外交委員調查報告書。係與司法審查報告書之節略。同時在北京發表。原文為法文。由英美法日意比六國代表簽字。呈報領袖公使。其文如下。

（上略）六月十日代表團到滬之日。即謁領袖領事。此後亦日與接洽。代表團之範圍擴大後。亦用書面向領袖領事告知。臨行時亦將行期向領事團報告。並及北上之原因。代表團先於六月十日在意總領署開會一次。由費信惇麥高雲報告一切。當時曾問費信惇何以工部局不取消六月二日開特別大會之議案。又從他方面獲見捕房報告書之節略。乃截至五月十五日為止者。次日十一日上午。復議先研求因麥高雲之證辭。而自為甚關重要者。其中所言。為租界發生擾亂時。應行辦法之摘要。此項文件。於會審公堂問案時。曾有一部分宣佈。而華人頗為憤激者。公衆稱引之辭。稍不正確。而足以勸人。謂之放鎗須以致死為目的。第二次會議時。因須調查者。為從五月卅日至六月二日之事。故取證不厭求詳。英美意三委員現往各處考察。向下令放鎗之巡長詢問。並尋六月二日事件之證人。日本委員亦從事於內外紗廠擾事經過之消息。（此下述所附文件之內容。以第九件為最要。係就大體而論。自二月起之擾亂事件。以及工人中之不滿意。為外間之人所未動。而中國警察。知而不顧等語。）又云。委員會請公使特別注意此文件。因就此項文件。可見中國當局之置而不問。溺其職司。乃釀成煽動。而五月底之憾事。乃其結果也。委員會於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召問中國證人凡六。蓋為完備及示華人以不偏起見。（六人為蔡廷幹及中國商會會長所帶至商會會長於十三日之會。亦自作證人中國證人之證詞。在第十附件。因非十分正確。不足以全推翻第七附件所述之事實。）委員會又隨時與蔡廷幹及外交次長等商榷。於六月十日十一日相會。所談乃屬籠統之事。且指明兩方調查。乃平行而非聯合一致。彼此可完全交換意見。而非混合一起。雙方並未交換文件。惟彼此接洽。照訓示而交換意見而已。本委員等盡力調查。惟以權限所在。不涉及於法律之事件。委員等竭力搜查完全證據。但事非正式。未有權力以強令證人出面。故敢以下開之結語奉告委員。具有誠意而因調查之性質。仍須加以適當之保留云云。（以下為結論三段）第一段為責任問題。於捕頭下令放鎗一事。謂愛活生照捕房之訓令。及華

衆之態度。而信爲有放鎗之必要。但委員會心存疑慮。不知當時能否添召警力。豫令到場。於有用之時。處置羣衆而免避放鎗。六月一日兩日之事，較爲明瞭，因負治安之責者。爲人故意攻擊。故而報復之，第二段論租界及捕房之組織。據總董所言。彼不知生事時巡捕之訓令何若。但知訓令乃一九一九年所發。須專門家論定。應否改訂。至於警力。麥高雲謂無須再添，平時已足於用。費信惇之意稍異。中外二方警務。若仍不合力。或嚴重情勢。仍復不減。則須添加警力。第三段言中國當局。辦事不力。應向中國要求者。（一）有責任之中國官吏。於上海華界有堅定之管理權。（二）由該官監察中國警政。使局中位置因才而用。不出於售賣。巡警不得爲排外舉動所左右，巡警應尊重其職務與中國法律。而尤須重視罷工之法律。今時則否，所訓示於巡警者。應甚正確。中國警察局長。應誠心與租界巡捕房捕頭聯絡云云。

日代表幣原。於五卅案亦有報告書。茲錄其節略云。（一）暴動之由來及其性質。證人數名曾述及中國數部分人民强烈之排外情感。據證據表明。此種情感醞釀之由來。實出於中國不與他國享同樣權利及因不平等條約受種種不應受之患難之意念。二月與五月間。上海公共租界內外日紗廠發生中國工人罷工風潮。半亦由於排外之情感。當五月間於罷工之擾擾中，工部局曾拘獲暴動者數名。並有中國工人一名，因受傷殞命。近五月杪時。學生與工人集會數次。希圖對罷工工人表示同情。抗議傷害工人。並謀釋放被拘諸人。彼等在租界內各街道施行激烈之排日及其他外國之宣傳。巡捕圖制止之。其效果爲頃刻間多少平穩之狀況。變成狂亂之情態。（二）預料發生騷亂之理由。上述之情狀。明白表示含有騷亂之可能性。惟此種性質之學生煽亂活動。在當時亦非罕見之事，且二月間並未發生重大之騷亂。五月間狀況。亦無顯著之更動。故五卅之大騷亂。可視爲突如其來。斷非預料所能及者。（三）關於預防騷亂應取之辦法。事既斷不能預料及之，而謂當局能設法預防。實不合情理，（四）制止之辦法，捕頭愛活生見巡捕隊勢將爲暴衆所制。及捕房連同存儲之軍械子彈，將落暴衆之手。刻不容緩。而無其他辦法。乃命巡捕開鎗。（五）若干人斃命及受傷之環境。開鎗之結果。死者十二人。就調查所知。傷者十七人。判詞，就五卅案發生時之狀態及騷亂突然而起觀之，鄙意麥高雲與馬丁及其他工部局職員。實不負未能預防之責任。處同一原因。愛活生在狀態應需開鎗之前二十分鐘。拒絕總巡派援之建議，亦不應受處分。鄙意警務當局，曾施所得報告表現狀態應需之戒防。故各員無一應受溺職之譴責。愛活生下令開鎗。實屬正當。蓋爲保護老閘捕房及挽救生命財產重大之危險計，可視爲有下令之必要也，再費信惇雖充工部局總董。而在五月三十日無行政權。故費於此案不發生總董責任問題。

（二）三國委員滬案重查報告。

滬案曲直。本至顯明。無庸再查。乃列國徇於情實，必組織所謂調查委員會，委任美英日委員重行調查。並報告判決。重查之結果。三國委員對於本案責任問題意見仍未一致。故各有個別之宣言。尤以美委員宣布情形。於英方最爲不利。英以法理上無可推諉。於是又運用外交手腕。擇其次者而行。卽使列國追認前此滬廨致工部局之判決。列國竟徇其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聯合宣言。其所持理由。大意以三委員調查報告各有異同。不能看出一致之點，且謂調查書中。無華人作證。不能認爲完全。唯有追認前此滬廨致工部局之判決書爲有效。以作解決此案

之根據。對捕頭愛活生及總巡麥高雲宣告無罪。聽其自動辭職、至華人死傷。則出七萬五千元爲慰藉金交與中國當局轉交被難之家族。就此了事。美國法官約翰孫。英國法官高蘭。日本法官須賀喜三郎等關於此案均有報告。領袖公使亦有宣言。照譯如下。

▲調查委員會之性質　英美日三國委員除有後列分別報告外、會於九月十五日發表聯合聲明。茲爲補譯如下。五卅滬案爆發時。華人方面有死傷若干名。且財產上損失亦頗不貲。吾人認爲本事件應付司法調查。列國外交代表。因請英美日三國公使各派法律專家一名。組織調查委員會。（假如中國政府爲達上述目的起見。指派委員。本委員會認爲中國法律專家亦得參加。）上述調查委員會對於下列各節。應詳爲調查、並將所判決發表。（一）五卅事變之原因及性質。（二）該事變事前有無預見之可能。（三）事變發生時所應取預防之手段如何。（四）死傷實情如何。調查委員會除決定調查手續。並討論發表報告外。其餘會議皆爲公開、委員會在所當適用各項法制所許之範圍。可使證人出庭。提出文書或依宣誓而爲宣言。委員會依其裁量。可令本案關係主要各個人或公共團體自行出庭。或派代理人列席。委員會並得召喚證人及審訊之。委員會之判決。務期全會一致。（以下十二國駐京公使署名）按上述委任我等美英日代表委任委員調查此案。（委員名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領袖公使之宣言　與滬案有關之外交代表。因宣布滬案調查司法委員會報告之節略（非原文）起見。特爲下列之宣言。司法調查一事。須於公開之法庭內舉行之。該法庭調查之結果。應以所得證據事實以外之理由爲根據。茲特派法官爲調查此案之委員。應照上述方法執行職務、該委員等完全明瞭調查事項之性質。於十月二十三日發表通告。該通告已在上海中外報紙登刊、內容係正式通告人民以調查之範圍、並邀請任何國籍人民出庭報告。凡關於此案具有若何事實之人。即可出席報告一切、當本月七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事。當場讀之。宣言書內有調查應採之手續。且有下列之規定。謂該委員會表示期望願相當之援助。可照各該國政府所委託之事項。盡力辦理云云、但該委員會雖將上述之通告與宣言披露。華人並不出席供給任何之證據。此實爲不幸之事。職是之故。該三法官等未能蒐集完全與充足之證據。且不能擬有一致之決議案。各法官祇得分行報告北京各外交代表而已。因無一致之報告。致使有關係公使等。未便以司法調查之結果爲解決滬案之根據。但公使等甚願覓一相當辦法。以期早日解決。是以該公使等對於上海工部局理事會對於解決五卅滬案所採取之手續。表示贊同。該項手續已於工部局董事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與上海領袖領事之函內述之矣。該函原文如下。「工部局之滬案解決建議」本董事會目下已取得滬案調查司法委員所調查之結果。該法官等雖謂巡捕不應受責。但總巡麥高雲管理老閘捕房捕頭愛活生均已辭去本董事會之職務。本董事會向願以相當辦法解決此案。是以議決容納麥愛兩氏辭職。本董事會對於滬案斃命之事。極表惋惜。且爲向受傷之人及死者之親屬表示同情起見。本董事會將備七萬五千元。祈貴領袖領事轉交中國交涉員。以爲賠償損失之用。

◉美代表約翰孫之報告節略

（一）暴動之由來及其性質。

（A）暴動之由來、（甲）其原因實有多年之歷史。（一）會審公廨之現

在地位。(二)上海華人對於滬市之統治。既未能參加。亦無代表。(三)無論外國人被控或控華人之民刑訴訟案。就實際而論。外人實爲審判者。(四)治外法權。(五)喪失境土之主權。(六)未經中政府之允准。擅行越界築路。(七)展長上海市治。擅入華界卽馬路所連之地。(八)變更條約。(九)中外人因其間重要問題不克解決。其心理的態度與此案之關係。(十)在華境侵奪立法司法行政警察權。(乙)其最近及其接近之原因。(十一)拒絕解雇擊斃工人之日本職員之要求。(十二)巡捕解散中國學生等所舉行之各種會議。(十三)日本領事代表對於待遇華工一節。未能向中政府道歉。(十四)工部局董事會對其人員之橫暴無私。未能向華方道歉。(十五)未能禁絕賭博及其他普通不法行爲。包括買賣鴉片烟等。(十六)其他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本年五卅案所受各種之痛苦。散見於巡捕局每日呈報於董事會之案卷中者。(十七)於此等案卷之中。屢次發見工人學生與日廠主所迭次發生之風潮。(十八)要求解雇外人印度巡捕。(十九)共產黨政府所收買之外國過激黨密使。破壞良好之統治。此種密使之唯一目的。並非協助華人。彼既煽動排外情感。但其自己又除外。(二十)由於外人不了解華人近十年來華人對於公民常識頗有進步。並對於政治原則及個人權利。均有較明瞭之理解。若與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懸殊。以上所縷數之原因。並非表示其贊否之意見。不過陳述五卅案時華人腦筋所抱之觀念而已。

(B)暴動之性質　吾人所得自當時在場巡捕之證言。頗爲一致。按之該輩判斷。於開火前之剎那間。決不相信所謂暴動分子有意危害個人或財產之意向。(子)羣衆未被巡捕轟擊前之實在情形。因於未開火之一時半。有四五名學生被捕。並鎖於老閘巡捕房。後有約十八名學生相隨。應該輩之請求。亦一併鎖入捕房。並據巡捕證明。後者又有學生被捕。後隨學生二十許人。並無破壞法律之任何表示。但亦一併拘入捕房。在會審公廨。羣皆被指有犯暴動罪過。嗣又有學生被捕房至老房捕房。後面相隨有七十名至百名學生及非學生。相隨之人卽進入拘留室。當卽發生喧嘩。嗣被强迫或竟動武。驅出至南京路。(一)日紗廠擊斃華工。(二)該輩斃華工之日人。未與以罪名應得之懲罰。(三)華人擊殺日人。(四)暴動原於各紗廠之罷工。此種罷工幾每日均有。(五)由於工會人員之煽惑。(六)由於帶有過激傾向人之鼓動。(七)由於工部局董事會提議採用懲罰附律。(八)由於董事會提議交易所註冊批准。(九)由於董事提議印刷附律。(十)提議限制童工。(十一)公衆報紙反對所提議之各項附律。其理由爲一超越所有權之外。二不必要。三引起紛擾。四原則上不合法。形式上錯誤。五現行法律頗稱適宜。(十二)紗廠旁工之工資應改多次付給。且用不同之貨幣。(十三)五卅死傷之人未付給賠償金。(十四)仍行越行築路繼續不已。(丑)羣衆赴南京路之實在原因及被槍擊各證人意見一致咸謂

重查滬案之美法官

約翰孫

初時羣衆無危害個人或財產之意。亦無絲毫發生騷亂之意。至關於開槍實在原因之證明。則所說不一。有謂並無正當原因或理由者。亦有如愛活生所稱設分不向羣衆開槍。老閘捕房將被搗毀者。更有稱彼輩謂開槍無理由者。多因仁愛爲懷。不忍見流血慘劇。故不免稍存偏見。若認槍擊羣衆爲保護生命財產所必要者。實無偏見等語、(寅)開槍之必要狀況能否免去。委員一再審閱證據。深信下午三時十五分以前。倘騷亂地方有更多之巡捕服務。則當可不致有開槍之必要。委員又同樣深信下午三時三十分之頃。因無大批巡捕。欲免開槍。勢所難能。(卯)羣衆之性情因何改變。委員深信羣衆性情之改變、基於下列各理由。(一)由於中外間久積及新起之憤懣不平。(二)由於從問案間被外捕强迫用武驅出之七十人至一百人。混入羣衆所致。(三)顯因羣衆見無充分巡捕之故。

(二)預料發生擾亂之理由。(甲)總巡捕房電話記錄簿第一頁。載有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西探目紀文斯之報告。(乙)下午零時十五分紀文斯氏復用電話報告各捕房。(丙)下午一時十五分。西捕惠爾古斯氏報告愛活生。稱據華捕報告。學生在南京路勞合路口集會。(丁)下午二時四十分老閘捕房用電話報告總巡捕房。稱『中國學生持排日字樣旗幟遊行老閘區。作排日演説。已拘獲約五十名』。(戊)下午三時三十四分。老閘捕房又報告總巡捕房。『稱此時正向南京路暴民開槍』(己)下午三時四十三分。老閘捕房又報告。『吾輩正開槍射擊南京路上學生』。(庚)下午三時五十五分接馬丁大尉命令。囑即通知各處內稱『所拘人民悉予監禁加意防衞』。(辛)下午四時接總巡命令。內稱『着即動員仰傳諭各處』。(壬)副總巡及總巡及西探目等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止之逐日報告。表示在此時期內上海及其附近發生之騷亂狀況。又勞工學生及過激黨種種活動之概略、以及引起南京路老閘捕房附近開槍案之各事日記。亦表示同樣狀況。

(三)關於預防騷亂應取之辦法。(甲)在職官長及巡捕之總數。未有增加。(乙)捕房紀錄表示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之間。在職官長及巡捕之總數逐日相同、(丙)查閱證據。未見於在職者外。復有增加。而於五月三十日。亦未將全體在職人員悉數調出。(丁)查閱紀錄。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十五分以前。『並無特別防範』以杜亂源。直至更二小時後。總巡始發出特別防範命令。即在是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之際。老閘捕房內服務人員祇有外人六名、其餘華印人員。除開槍者外。祇有數人。確數未詳。

(四)制止五月三十日騷亂之辦法。除鳴警笛外。未用其他辦法。增加當時在職巡捕。

(五)若干人斃命及受傷之環境。據委員意見。五月三十日老閘捕房附近若干人斃命及受傷之環境。已於上述暴動之性質一節內。詳論之矣。可參觀該節。

(六)判辭、(一)騷亂之本性及其性質。已列舉於前。即(一)騷動之遠因及(二)近因是也。(二)審閱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五月三十日。捕房逐日送呈工部局之報告。及五卅以前各騷亂之歷史。委員深信對於彼有維持治安之責者。當可預見將生騷亂一層。實有若干理由存在。(三)乃事前絕少防範。或竟毫無防範。以致不及阻遏。(四)余信以上根據各項證據所述事實之言語。完全確係當時制止五卅擾亂之實任情

形（五）余信上述暴動性質項下所言各節。完全確係五卅日死傷二十九人之環境。（六）余見五卅案內有關係各方咸願受本委員會之調查。（七）工部局所行使之職權因未有確切規定。故執行市政上益增困難。（八）有若干外捕於處置馬路上羣衆及拘捕個人時。未能充分施行人道主義。（九）當道應儘速結束關於會審公廨地位及性質之談判。（十）關於華人加入上海市政府問題。在條約所可許之範圍內。應提出互相討論而解決之。（十一）關於逼迫華人遵從他國法律之治外法權問題。應迅速互相討論而解決之。勿可再緩。（十二）華人對於上海境內喪失主權及領土之不平鳴亦一問題。身為當道者。不應漠視。（十三）華人對於自私或不忠實官吏所締結不公平條約之呼號。亦是一問題。應由各友邦與中國審慎考慮。互相討論而公平解決之。（十四）在華外人未能顧及彼親在中國全國傳播之自由及獨立原則。（十五）中國人民已開始採取一種新文明。（十六）捕頭愛活生初時深信羣衆麕集無意於暴動。嗣因當時行使職務之繁多。未能全見羣衆性情之若斯劇變。乃在此時遵照動員訓令行事。蓋深知若不照該令行事。本人將負種種責任也。（十七）總巡麥高雲雖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對於上海附近繼續存在之狀況。有完全報告。且知學生及他人計劃分散排日傳單及作排日演說之事實。乃於五月三十日十二時十五分身離上海市。未曾以此項事實通知其僚佐。該氏雖完全鑒及種種嚴重狀況。乃留市外幾約三小時之久。迨其既歸。又巡往跑馬廳。未曾一詢僚屬當時租界狀況。據余判斷。該氏既全知種種情形。而離開職守。身留市外幾及三小時之久。實難辭咎。又其未曾通知僚佐寄託責任。即離職守。亦未見有何理由。倘能親自蒞場指揮老閘捕房人員。即雖三時十五分鐘之久。當亦可免於喪失若干無辜生命也。

▲日代表須賀之報告節略

（一）暴動之由來及其性質。證人數名曾述及中國面部分人民強烈之排外情感。據證據表明。此種情感醞釀之由來。實出於中國不與他國享同樣權利及因不平等條約受種種不應受之患難之意念。二月與五月間。上海公共租界內外日紗廠發生中國工人罷工風潮。半亦由於排外之形感。當五月間於罷工之擾攘中。工局中曾拘獲暴動者數名。並有中國工人一名因受傷殞命。近五月杪時。學生與工人集會數次。希圖對罷工人表示同情。抗議傷害工人。並謀釋放被拘諸人。彼等在租界內各街道施行激烈之排日及其他外國之宣傳。巡捕圖制止之。其效果為頃刻間多少平穩之狀況。變成狂亂之情態。

（二）預料發生騷亂之理由。上述之情狀。明白表示含有騷亂之可能性。惟此種性質之學生煽亂活動。在當時亦非罕見之事。且二月間並未發生重大之騷亂。五月間狀況。亦無顯著之更動。故五卅之大騷亂。可視為突如其來。斷非預料所能及者。

重查滬案之英法官

柯倫

(三)關於預防騷亂應取之辦法、事既斷不能預料及之。而謂當局能設法預防。實不合情理、

(四)制止之辦法。捕頭愛活生見巡捕隊勢將爲暴衆所制。及捕房連同存儲之軍械子彈。將落暴衆之手。刻不容緩。而無其他辦法。仍命巡捕開槍。

(五)若干人殞命及死傷之環境。開槍之結果。死者十二人。就調查所知。傷者十七人。判詞就五卅案發生時之狀態及騷亂突然而起觀之。鄙意麥高雲與馬丁及其他工部局職員。實不負未能預防之責任。處同一原因。愛活生在狀態須需開槍之前二十分鐘。拒絕續巡派援之建議。亦不應受處分。鄙意警務當局。曾施所得報告表現狀態應需之戒防。故各員無一應受溺職之譴責。愛活生下令開槍。實屬正當。蓋爲保護巡捕房及挽救生命財產重大之危險計。可視爲有下令之必要也。再費信惇雖充工部局總董。而在五月三十日無行政權。故費於此案不發生總董責任問題。

◉英委員柯倫節略

(一)騷亂之由來及其性質。據委員意見。調查本案目光須察及本日經過以外。又須辨別激動爆發之原因。及使華人心中發生該項狀態致有爆發可能之原由。工部局總董費信惇（及他人）雖稱事前固知華人中有某種情形及原因存在。足令其心中發生不滿意及排外感情。但亦頗駭華人感情之熱烈至該項情形及原因。

(一)國家政治狀況之不定。人民因內亂所受之痛苦。

(二)華人在工部局未有代表。

(三)收回會審公廨問題。

(四)工部局管理租界外所築馬路事

(五)撤廢治外法權及取消不平等條約事。格蘭爵生於陳述證詞時稱、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中有學生給伊傳單一紙、內有對於某項附律之抗議、此項附律。卽會擬於有一九二年六月二日提出納稅人會議者、（子）印刷品、（丑）碼頭捐。（寅）工廠內童工。以上各原因爲私人及報紙上評論之目標。此外於費信惇天賜德麥高雲及奇文斯之證辭中並稱通激黨人曾紛紛從事於激起工人心中之惡感。尤以上海大學之學生及教員活動最甚。於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內某某日廠內發生罷工風潮數次。致雙方感情極惡。而於財產方面亦有鉅大之損失。廠內日雇員數人因此受傷。其中一人因傷殞命。內外紗廠位於租界外。其工潮以五月十五日爲最烈。當時巡捕及他人曾向罷工者開槍。斃數人。內有顧正紅者。於五月十七日因傷殞命。當五月三十日上午。老閘區內並無特異景象。該區歸捕頭愛活生管轄。愛於一九零六年六月卽入上海捕房任事。頗富經驗。是日愛氏所率捕衆共三百十八名。計西人二十五名。印人六十五名。華人二百二十七名、其中上差者約三分之一。落差者三分之二。愛活生第一次聞其所轄區內發生騷亂景象。係在下午一時五十五分。時有二五四號華捕報告。南京路勞合路口有人開會。雖加干涉。不見散去。嗣愛活生等見其旗幟有排日字樣。而演說亦係排日之語。遂逮捕學生四人。帶回老閘捕房。卽有學生十八人。隨於其後。追後據各處報告。加以本人親自查視所得。見南京路上繼續有人演說開會。愛活生乃令鳴警鐘。喚得西捕五人。印捕十六人。華捕十二三人。各捕奉愛氏命令。分巡南京路各處。其時南京路上人數雖衆。而愛活生心中。並無擾亂公安之虞。總巡麥高雲既在跑馬廳。卽打

電話與愛活生、約在三時十五分許接通。愛氏報告學生紛擾情形。謂已拘禁多人問案室內現有五十人。請訓示處置方法。總巡初命斥釋後聞其中數人曾毆擊巡捕。乃令拘禁毆擊巡捕者。而釋其餘。總巡更詢愛氏轄境狀況、及人數敷用與否。愛答稱敷用。委員審閱全部證據。以爲就愛氏當時所知各事實而論、其答總巡語、不可謂無完全理由。時乃午後三時三十分也。愛活生既見當時南京路上情形、又決定局勢之嚴重。乃命西捕柏潑氏往跑馬場邀請馬丁上尉。此時羣衆據各證人所言已。徐徐退至市政廳門口。約在老閘捕房門首東邊三百呎處。忽與南京路上西來大隊人民及各馬路擁來之人相遇、巡捕仍從事驅退羣衆、據稱初時無甚困難。羣衆亦似不憤怒。其人數則當初抵市政廳門首。僅有四百人。後忽驟增至二千人。至是乃停留路上。而巡捕亦無法使其後退。羣衆反向巡捕前擁。副捕頭歇司惠爾氏鑒局勢危險。乃命巡捕使用警棍。徐徐退却。其時老閘捕房西口及雲南路上。亦各擁聚多人。當羣衆進至離捕房門首二三十碼時、愛活生乃下午舉槍。作開放狀。持槍者皆在衆人可見之處。愛氏自稱當發令開槍前。渠曾前進五碼。取手槍搖動作勢。大呼『止。否則將開槍。』先操英語。後用華語、嗣見羣衆前進不已。乃奔回持槍巡捕處。下令開槍。其時因人聲嘈雜。各捕似未聞其令。愛乃攫取身旁某印捕來復槍。向羣衆開放。其餘各捕遂亦放槍。其人數計有華捕十一名。印捕十一名、愛氏稱初意下令之後。當放一排槍。乃其結果。頗似各人陸續開槍、未能一致者、此時衆人猶前進不止。故復命裝彈開槍。第二次排槍後。羣衆遂停止前進。各自奔散。初時南京路及各馬路中所麕集者。係似學生及普通看熱鬧者。但自問案室內驅出之多人。則舉止較爲粗暴、迫後至羣衆人數大增。巡捕退却時。此輩加入之人、性情大變。有危險份子在內、總之。愛活生當此最不幸之事變時。及其釀禍以後。一切過止。靜定而不亂。據各證人言。未見其有驚慌失措狀（結論）委員詳愼考慮證人證據、察其態度。審其所言。深覺捕房證人所述之證據。與許多獨立證辭相符。極爲確實。愛活生所稱苟不放槍。則其所率各捕之生命將被犧牲。羣衆將占據老閘捕房。捕房內儲藏軍械不少。倘被佔據。非常危險等語、亦屬有當。事有須加記憶者。老閘捕房曾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爲暴衆所占而加焚燬。當時不持武器之巡捕一隊。雖竭力抗拒。卒無效果。且有一事令余引以爲異者。據巡捕供述當時羣衆心理。於十五分鐘內。突然改變、巡捕並未有觸怒衆人之行動、其先自問案室逐出之學生及後隨之學生。爲少數巡捕所引而後退。當時此羣衆之主要心思。似欲使被羈之學生得以釋出。既而此人數較少後退之羣衆。爲有不良分子混雜其間人數較多之羣衆所阻。來自老閘捕房之學生一人。招手使回向捕房東面之行動。因被阻止。有若干人大爲激昂。頓時傳其餘衆、衆皆回向巡捕。卒乃攻擊衛守老閘捕房門口之巡捕。據瓊森少佐所言。可明華人暴衆於此事之心理。渠謂第一華人性質易於煽動。頃刻間全體狀態。能由恬靜而變爲狂激不可制。第二暴衆憤洶之餘。無所不至。苟非精神減弱或加遏制。則將無所底止。

（二）預料發生騷亂之理由。事有明白無疑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查滬案之日本法定

須賀

前。上海華人若干已抱甚烈之排外心念。紗廠紛紛罷工。巡捕不得不取嚴峻行動。致傷及罷工人數名。內有一名因傷殞命。五月三十日十二時十五分總巡所接之報告未言及事起何處。平心而論。五卅以前學生之行動。從未發生重大之後果。而一九一九年五月間學生有會如五卅之同樣行動。亦未發生騷亂。就上舉之情形觀之。余不以為五卅日有何理由使租界負責當局之心中預先存在。而使其逆料是日將有破壞秩序之事。

(三)關於預防騷亂所取或應取之辦法。五月三十日租界當道所有之報告。未有直接表示是日租界內某地或各地有騷亂之可能者。亦無表示某時某地將發生騷亂者。亦無表示是日比較前數日或前一日更易發生此項事變者。

(四)制止之辦法已見報告書前文。

(五)若干人殞命及受傷之環境。已散見前文。茲不贅述。

外國商人的廣告術

瑟瑟

在這幾年來。中國的新式商人。漸漸的懂得廣告術了。可是除了一年四季的「大廉價」之外。不過是用一班文明的吹鼓手。吹吹打打。引起路人的注意。陳陳相因。也就沒意思了。

最近上海有一家外國玩具店。在聖誕節的前幾天。僱了一個人。戴了聖誕老人的面具。穿了一件大紅的袍子。在店門口走來走去。引得一班小孩子都向那裏跑。因此這家的玩具生意格外的好。

還有一家日本人開的化粧品公司。不知從那裏找來的一個矮子。身體不過三尺。穿了一身小丑的衣服。站在店門口發傳單。誰走過那裏總得站住看一看。于是他們的生意就來了。

冬夜

阿冰

萬籟無聲，
寂寂的做牠的甜夢。
不時攀開窗幕，
默默的仰望天空；
白雲裏鑄出許多黃金閃閃的明星。
冷峭峭的月光，
依舊癡癡的籠住了似帶的天河。
庭院裏白的一片一片的殘雪，
表示牠憔悴的容顏給人們看吧？
可是也有婆娑的樹影，
疎疎密密和似斷猶聯的枝枝葉葉，
擁抱了地上的殘雪，
儘量的安慰着牠吧！

火車裏的農人

心冷

十幾個農人跳上火車了，
在座客擁擠的車裏想尋安穩的座位。
從東邊擠到西邊，
座客一個個都將眼睛向他們瞪着。
他們幾次想在空的座裏坐下；
可是瞧見了那些城裏人的眼光，
滿裝着譏笑和厭棄，
也只得在車門邊立着。
他們並不因爲城裏人的譏笑和厭棄，
依舊是高聲嘻嘻哈哈的談着笑着。
可是他們那粗野的笑聲驚動了城裏人了；
城裏人更覺得他們可厭了，
一個個搖着頭皺着眉閉着眼的垂下頭去了。

盲目的賣花婦人

心冷

盲目的婦人，
將園裏的花摘了；
賣給城市的少年了，
伊所收的銀元，
不是銅的便是鉛的。

★ ★ ★

人們是欺伊沒有眼睛吧？
可是伊的耳朶不會聾；
銅的銀的聲音也該辨得淸呀！

大連考察紀畧

路錫祉

大連爲我國東北咽喉。自被日人佔據後。久不歸還。年來國內外收回運動最爲猛烈。然徒逞空言。無補實際。又無眞正能代表民意之政府。竭力交涉。以致東北門戶。至今仍落在日人掌握中。且努力經營。不遺餘力。曾憶去年三四月間。國內外收回旅大運動正烈之際。當時日美邦交。因美方通過排日案。形勢極爲險惡。我國輿論。均謂日本處此孤立之際。應無條件退還旅順大連。以表示中日提攜。維持東亞局面。彼時東京朝日新聞。曾著有論說。堅持不能退還之理由。其最重要之點。即謂旅順係最好軍港，爲我(日本)海軍之根據地。對美國邦交。既日徵惡劣。故對此極關重要之軍港。斷難放棄。至大連則爲東亞有數之商港。年來我國(日本)苦心經營，已極進步。該港爲我國命脈攸關，尤難退還。觀其論調。即可知大連之在東亞方面。所佔有之位置矣。予今夏得友人之介紹。往遊該地。在各方面奔走之結果。將該埠之最近狀況。得一有系統之調查報告。茲特和盤托出。俾供留心國事者之研究焉。

大連老虎灘

灘在大連市東南一里之海濱。海作深藍色。周圍奇岩環立。灣口有大石作虎形。因以名灘。

大連在我國之東北部，居南滿洲之東南。陸路交通。有南滿鐵路。經東三省。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銜接。火路交通。則尤爲靈便。該地實爲東亞有數之商港。我國北部東三省及蒙古直隸等處之出產。皆由此輸出。運往歐美日本等處。歐美日本等之貨物。亦由此輸入。運銷於我國北部。最近日人銳意經營。已成爲極東有名之商港。在商業貿易上。佔極重要之位置。至其街市之修造。道路水道之整理。以及其他電氣、瓦斯、衛生、敎育等之設施。已頗完備。在近代文明都市中。亦不落人後。試先就其港灣之建築言之。

★大規模之大連築港

大連爲東洋有數之商港。既如上述。其地當人滿蒙之要道。故欲經營滿蒙，必以此爲根據地，而後方便於進行。日人所組織之南滿鐵路股份公司。近不惜重資。銳意經營。即冀以此爲根據。發展滿蒙也。故對於鐵道、港灣、鑛山、製鐵所、電氣、瓦斯、旅館等，一切設施。均極完備。而尤以築港最爲努力不已。

（A）築港狀況　大連自歸日人掌握後。南滿鐵路股份公司。卽繼承俄國原有之計劃。經營港灣。不遺餘力。干事方面。已告大部份之成功者。計有東西兩堤。東北堤現已延長至一千二百餘尺。（日尺等我九寸餘）西北堤。現已達一萬一千九百餘尺。兩堤之港岸。已延長至一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尺。其容水之面積。爲九十萬坪、（每坪合我一方步一百四十五方尺）其實際使用。只使用水面積九十三萬坪。每日該港可容船舶至十八萬噸之鉅、每年可輸運貨物六百萬噸。滿鐵公司、現仍極力擴張計劃、自十二年度起。卽已著建築丙碼頭及第四碼頭。期於十八年度完成。其工作。使繫船岸壁加高至五千五百餘尺。除已經成功者。爲東西兩堤。第二第三碼頭。以及長門町海面之建築等工程外。其方從事於建築者。則東兒溝海面工程。小岡子海面修造。丙頭碼及第四碼頭等諸工程云。

（B）碼頭之設備　築港既告大部份之成功。而碼頭之修造。同時亦爲切要之急務。故該公司除建築港灣外。復從事於碼頭之建築。茲舉其大者略而言之。該處有倉庫七十餘所。佔地九萬八千餘坪、屯積場約佔地六萬五千餘坪。有小汽船十六艘。壓托船二十八隻。運水船三隻。殺鼠船二隻。運炭船一隻。起貨機（一噸半至五噸）二十一架、運輸汽車六輛。火車頭十四個。貨車二百五十輛。以及浮橋信號等裝置。無不應有盡有。船舶之輸出輸入。搬運貨物之保管。均極爲便利。自明治四十年起。碼頭之搬運事業。均已移入於該公司之掌握中。且停泊該處之船舶。並不收費。不過於其上下貨之際。須用之小汽船。略收甚微之手續費而已。此種制度。確爲東洋諸港中所罕見者。故其發達極速。運輸貨物。每年逐漸增加。又以該公司近販賣撫順煤炭。故貨物之運輸事業。尤爲一日千里。頃已從事於裝架機械。俾便運輸。茲據調查結果。自大連商港開闢以來。政府投資約七百萬元。明治四十年起。以至現在。南滿鐵路公司投資總額。爲三千八百萬元。合兩項計之。已達四千五百萬元之鉅云。

（C）輪船與火車之聯絡　大連一埠。自十二年度起。至本年四月止。其往來輪船之總數。已達三千零五艘。其主要之輪船公司如下。　大阪商船公司「大連內地線」每週二次。禮拜二六兩日由大連啓碇。禮拜三六兩日由大連入港。航行於大連門司神戶間。

大連附近之小平島

島在大連附近。乃突出於黃海之一小半島。人口約七百。爲遼東之要地。

大連輪船公司「上海青島線」每週一次。或兩次。航行於大連青島上海間。「安東線」每月兩次。航行於大連安東間。「天津線」三日廿五日一次。航行於大連天津間。「龍口線」五日一次。航行於旅順登州府龍口間。朝鮮郵船公司「北支那線」兩禮拜一次。航行於仁川、鎭南浦、新義州、芝罘、大連、青島、仁川間。日本郵船公司「神戶牛莊線」十日一次。航行於大阪、神戶、長崎、大連、牛莊間。「橫濱北支那線」十日一次。航行於橫濱名古屋大阪、大連、牛莊、天津間。至陸路交通。則有南滿鐵路之火車。由大連往長春者。每日開客車二次。快車一次。由大連經奉天開往開原者。每日開行客車一次。由大

連開往大石橋者每日一次。開往瓦屋店者每日一次。開往旅順口則每日七次云。

★國外貿易之發達

總計我國海關五十個所。其中以上海、大連、漢口、天津、廣東、五港為最大。在全國貿易之總額中此五大港之貿易額約佔全國各海關總額十分之八九。而據一九一六年之調查貿易額首推上海。其次則為漢口、天津、廣東大連一港則退居末位一九一七年之調查則為上海、漢口、天津、大連、廣東。是大連已由第五位而升至第四一九一八年之際則大連復由第四而升至第三。僅上海漢口兩埠貿易額尚能超過大連耳。自一九一九起以至現在竟超乎漢口而上之升至第二位。今仍能保持其資格不至降格。倘不因最近種種排貨影響恐該港之發達又不知何如也。查大連在十年前(一九一五)輸出輸入之貨物數量為二百二十七萬三十六噸。一九二二年中之輸出輸入貨物數量增至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一噸。吾人於此即可以想見其進步之迅速矣。茲將其最近十年間之統計列表如左(單位噸)

大連星之浦

此為大連之一名勝在市西南一里餘。早年不過為半農半漁之寒村。今則成為完全歐風之公園矣。

民國四年	二、二七〇、〇三六
民國五年	二、三三一、四四六
民國六年	二、九八八、八五六
民國七年	三、四四七、六九九
民國八年	四、二二三、七七五
民國九年	四、〇三八、八五一
民國十年	四、〇一四、七一八
民國十一年	四、七九九、〇四七
民國十二年	五、二一九、六四九
民國十三年	五、五六二、九四一

★商業狀況

自明治三十九年關東督府創立後。日人得以在大連等處自由經商。逐年增加不已。至明治四十二年商店數目竟達一千一百七十餘所。其營業種類有運輸事業各種商店及其他小商店等。其中以食物店雜貨商店為獨佔多數。當時最著名者有光明洋行三井支店三星洋行支店日本賣藥店三越支店日清荳餅公司支店三泰油坊支店須崎洋行宅合名公司支店等。其同業互相聯絡經商者有滿洲重要物產輸出商聯合會食物品聯合會大連藥業聯合會以及大連實業會(現大連商業會議所)等團體之組織。各謀增進同業之利益。促進營業之進步。並以其研究調查之所得供諸社會以資發展。現在該市營業種類之區域可分如下。山縣一帶(輸出入商轉運事業)浪速町(和服西服小賣品商

）大山一帶。（各種）日嶜町（古物衣類商）伊勢町（藥店最多）其他食品商則有中日兩國人民所設之公衆市場二所。（山縣街及信濃町一帶）我國商人雖處外人勢力之下。然其勤儉異常。經營得法。最近極呈發達之現像。西服商、雜貨商、食物品商、鞋商、古物商等。進步尤為迅速。幾有駕乎日人而上之趨勢。據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之調查。華商僅三百一十八戶。至我民國十三年。則已增至四千一百三十戶之多。近來受經濟恐慌影響。而以小資本商獲利最厚。夜市之營業。愈見增多。浪速町一帶。幾為中日俄三國商人經營之夜市小店所佈滿。無插足之餘地。且漸有向其他地面發展之傾向云。

★工業狀況

最重要之荳餅與荳油事業　日俄戰爭之前。大連工業狀况。僅有小規模組織之油坊。（荳餅荳油）糟坊。（製造高粱酒）麵粉場。製糕餅店等之設置。戰後結果。日人佔有其地。因利用我南滿洲之原料。發展工業。不遺餘力。其關東督府。又特撥鉅款。每年在百萬以上。專以之獎勵工商業。以及調查事項。藉資補助。同時並努力於課稅之減輕。務使其出品成本低廉。易於銷售。使工商業日臻發達。而地位愈趨穩固。再加之南滿鐵路公司。又撥鉅款。設置中央試驗所。從事於分析試驗。及其他項之研究。故近來大連工商業之發達。得以與時俱進。良有以也。大連工業之種類。首推製油業。最為發達。其餘如脂肪酸之製造。膠骨粉製麻事業。電燈及其他電氣工業。染料製造。硬化油工業。粉干製冰砂糖等。亦為大宗。至其副產物之製造。則有卵粉製造。陶器事業。火柴軸木。罐頭製造。高粱米製造。亦在該埠工業界中。佔相當之位置。荳餅荳油。佔該埠出產中最重要之地位。既如上述。據調查所得。十三年一年中。荳餅出產為二千七百六十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七枚。價格約為一千七百六十八萬九百八十二元。荳油產額。則為一億二千九百九十六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斤。價值總計約在二千六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元。均運銷於我東三省及山東直隸等處。大連主要工業出產之價值。十三年度。為九千四百零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元。該埠近來工業之發達。就此亦可窺見一斑矣。日人年來生殖過繁。既見棄於美歐。西移民。復不得逞。此後對我東三省之侵略。必日益加急也。日人資本家。近多主張出資開發滿蒙。以遂其經濟侵略之毒計。大連為入滿蒙之要道。交通既便。且可利用我之低廉工資。低廉原料。日人認為最好之工業市場。經營不遺餘力。此留心國事者。所應注意及之也。

★經濟狀況

大連市經濟狀况、去年因受對外匯兌低落。內地銀根奇緊之影響、已不如往年之興盛。如以去年小麥大荳等歉收。製麵場。油坊等之營業。因受原料奇昂之影響。頗呈不安之現像。及後奉直戰爭之際。該處工商業幾一蹶而不復振。直至奉直戰爭結束後。奉票價值較昂。該埠工商業始得漸行恢復原狀。本年東三省等處之小麥大豆、又告豐收。該埠之經濟狀况。必日臻穩固。可以斷言。最近郭松齡倒戈驅張。郭軍已抵營口。營口挽大拖之要道。戰爭影響。該埠經濟狀况、亦必隨奉票低落之結果。為暫時又必陷於不安之現像也。總之該埠為我東北之門戶。最良之商港。異日者。西伯利亞陸路聯絡運輸。交涉成功。則大連之經濟狀况。尤不可限量也。茲擇其主要之銀行交易所等。略述如下。

一、朝鮮銀行。　該行自創立後。努力於朝鮮南滿等處。產業界之振興。設施經營。不遺餘力。方因其發展之結果。隨時隨地。皆可以之供獻於產業界。

而促其進步。在東三省一帶。該行之勢力。極爲雄厚。隱然有可以操縱該處一帶之經濟權。惟近數年來。該行鑒於產業界之現像不振。亦改變其往日營業之方針。而採取慎重手段。從事於整理舊欠。卽新營業。近亦極力縮小。以期收速效。

一、橫濱正金銀行　該行擁有資本金一億萬元。關於滙兌營業、該行因支店林立之結果。在大連各銀行中。實佔第一位。每年獲利甚鉅。該行對外消息靈通。活動異常。頗能了解現社會之趨勢、其對東三省一帶。則以該行之大連支店爲根據。從事各種事業調查與研究。而促其新營業之發展。去年下半年之計算。該行所發行之銀行劵。總額爲四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餘元。公積金爲三千一百八十三萬九千餘元。其營業之狀況。可以想見。該行現正努力爲滿洲一帶、經濟之發展前途正方興未艾也。

三、正隆銀行　安田系之銀行。在日本銀行界中。頗負盛譽。故在連安田系之正隆銀行。因後援充足之結果。其信用亦極鞏固、爲各銀行之冠。溯自該行創立以來。以迄今年。二十餘載、歷爲大連市金庫之重要機關。且能常保其原有之地位。近來資本益加雄厚。信用尤著。營業亦日益擴張。其總店在大連市。大山町方面。支店則滿佈於營口。奉天。旅順。長春。開原。天津、撫順、鄭家屯、四平街一帶。

四、滿洲銀行　股分公司之滿洲銀行。擁有資金三千萬餘元、總店在大連市伊勢町、六十九番地。其支店共有十三所。在山縣街等處。亦隱然一、滿洲一帶之金融總庫也。營業狀況、以近數年來。爲最佳。信用亦漸趨鞏固、常以大批借款。貸於地方。發展社會上各項事業。雖處於經濟恐慌之際。然以該行經營得法。故亦不發生絲毫影響。

五、大連興信銀行　該行係股分公司。擁有資本金五十萬。公積金二十萬。雖資本較微。然在大連金融界中。亦有不可厚侮之潛勢力。近事其營業改良。採取最新方法。資金之通融。咸以商品爲担保。卽其極微資金之運用、亦深得其道。故信此堅實營業發達極速。

六、大連商業銀行　該行有資本金二百萬元。營業方針。偏重地方事業。爲大連銀行界中。較爲新進者。地方之多以社會銀行目之。故與地方之關係、亦日益深切。其營業方針、不事鋪張。專事儉約。故縱值金融不振之時期。該行亦決不受任何影響。且能出及資本。爲臨時之救濟。信用鞏固年來營業。漸入佳境。

七、中國銀行支店　我國人所經營之中國銀行。大連支行。雖處於外人勢力範圍之下。然賴其總行之後援。資本雄厚。故亦能運用自如。營業狀況。日漸起色。華人匯兌款項。亦由該支行匯兌爲多。惜未能調查其歷年來營業狀況。深以爲憾耳。

公司交易所之最著名者。有下列之各聽、

A東洋拓殖股份公司　滿洲地方拓殖事業、日入頻年經營、不遺餘力。以使其自認之特殊勢力範圍之地。拓殖事業。日益進步。該處有東洋拓殖股份公司。(卽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握有極雄厚之資本。與牢不可破之潛勢力。去年該處金融之危機。多賴該公司援助之力。得以脫險。計截至本年度止。該公司借出資金爲七千一百七十萬三千八百餘元。南滿一帶。金融狀況。得以安定者。賴該公司之力爲多。

B大連交易所錢鈔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有資本金三百萬。公積金百五十萬元。爲大連市特殊之金融機關。信用甚著。該公司之營業種類。以担保清算事務。資金通融。爲大宗。其歷年來之營業成績甚好。其俄國羌帖之買賣。獲利亦厚。該所現極呈發達之現像。

C大連交易所信託股份公司　該公司有資本金一千五百萬元。經營担保淸算及資金通融等用業。此外如滿洲特產之豆油豆餅高粱等。亦爲該公司營業之大宗。每年所得佣金。約在十四萬三千三百四十四元。比前年增收。約一萬一千餘元。本季純利爲二十七萬七千六百三十三元。利率約合八分。吾人於此。即可知該公司在大連市之地位矣。

D大連股份商品交易所　其資本金爲一千萬元。公積金爲二百五十萬元。雖創立未久。然營業亦漸次隆盛。對於滿洲特產之介紹。輸出輸入。握有極重大之勢力。營業方針。極爲靈活。消息迅速。其調查亦甚精詳。故每能於經濟恐慌之際。而能應付自如。前途發展。正未可限量也。

因行色匆匆。原預定之大連教育狀況調查。未能如願。不過就予所知者。亦不過日人施行之教育侵略。日人所辦之學校林立。勸導我國無知之人入學。甚且津貼衣食。使其畢業後。非在日人所經營之事業中服務不可。或津貼送至日本留學。此種卑鄙手段。在我國知識階級。皆一笑置之。未有入其圈套者。年來收回教育權之運動。大連雖在日本管轄之下。然亦常恐有不安之現像。予整理此筆記甫告畢。即聞郭松齡稱兵驅張之電告。頃聞已佔領營口。該處居大連之要道。前已言之。日人之利害關係至爲痛切。故雖加籐內閣原主張不出兵。赴滿免生誤會。然以各黨政之警告。貴族院議員等。又以本身經營之事業。多在滿洲一帶。故亦極力縱容派兵。結果而有出兵之舉動。在日人目中。本無我國。而我之駐日汪公使。亦未聞有若何警告之提出。僅聞有千餘之留學生。與受人凌辱之僑民。關心祖國。不日有國民大會之開幕。想一場惡劇。必不在遠也。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rd)原著
受百　戲譯

第三章　騙匪

判麥自村人報告有匪徒肆擾之消息後。當夜未嘗交睫。彼于五星期前。由北京返此。卽遇有困難問題甚多。苦心籌畫。種種難題。幸皆迎刃而解。惟此匪患問題。日夜焦思。竟無法處理。數年前經營此農場者。而今多棄而之他。其原因一部分，實係懼匪徒之騷擾也。判麥自接辦此場後，無時不作擴充改良之計畫，冀與各村農民共享福利。但迄今此計畫未能實現，前途最大之障礙。卽土匪。彼于此已覺技窮力竭。惟有乞助於官場及軍人耳，

次日晨曦初動。判麥卽興起，匆匆着衣，赴其母臥室內。坐伊床側。以此新起之變故詳告之，述時態度甚從容。蓋不欲以此驚其老母也，彼等計議良久。判麥乃離去。往勸一般兵士。與彼同赴被難之村落。驅捉土匪。此輩兵士，曾受長官命令。專保衛農場。彼等聞判麥報告後。卽謂其職務係專保護農場總局。其他村落之安危，概不過問，不允與判麥同往。彼等平日養尊處優，衣食無不力求精美。頗為判麥之累。而今一旦有事。竟不允援助於村民之安危。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判麥遂至吾室內，其時方七時。吾適起身，彼以夜間村人求助之事。詳細告知。請吾相助。吾其時私計將與彼同往遭難之地。將匪徒擊退乎，抑袖手旁觀乎。判麥謂祇須赴其地放一二槍示威。匪必乘馬逃去，吾乃謂若無甚特別危險。則深願同往。彼力言無危險。但吾適於該日下午擬離此赴哈爾濱。一切手槍子彈。皆捆紮停當。判麥君卽謂彼有軍火甚多。足供數人使用。余遂整裝備行。是日着灰色夏衣。戴一氈帽，薄襪輕靴。頗為便捷。吾幼兒吉姆。亦自告奮勇，願隨行。吾力戒彼勿魯莽。謂此去究不免危險。汝兒童不宜去。彼聞此大失望。余不忍過拂其意。卒允之，彼狂喜。卽欣然負其槍，雀躍而前。判麥假吾一新式槍。槍膛內實彈丸五粒。又槍彈一盒，望遠鏡一副，於出發前議定。農場工頭包爾。卽前駕汽車者。因其妻臥病。留彼等局內。倘有美人派忒孫適來此探候。亦留之局內。其餘外人悉行。

約於晨間八時出發，此行計有美國人三，卽判麥吉姆及吾，俄國人三。其中有一童子，方十五齡。名喬治，及一中國劉姓僕人。共乘一車。由一俄人司機。吾等赴五琴坊（卽被禍之村落。）中途並赴俄人所居蘇琴坊一行。因其地有數人。前曾為兵士。或可勸彼等偕行也，但經婉勸，竟不允所請。蓋深恐土匪因此含怨，將來圖謀報復。掠及該村。故不敢前，吾等又經一度之商酌後。乃遣汽車返。再請中國兵士偕來，協力拒匪，吾等則靜候此車之返。良久。見車返而中無兵士踪跡，司機人外。惟包爾君亦偕至此。

時漸有微雨。吾等計八人。直趨五琴坊。約行一哩有半。見有毀圮之田舍一所。卽於其處下車。用遠鏡窺視五琴坊情形。但因地勢崎嶇不平。且有濃霧。故所窺見者不甚清晰。似見有匪徒多人往來不絕。並見二匪立屋脊上。此係匪中之巡守者。

此時又互相商議。將逕趨前驅捉此輩匪徒。抑俟邀得後援再合力前進。判麥以爲旣已至此。當直趨向前。對之有所表示。彼仍以爲一經開槍轟擊、匪徒必望風而遁、又鄭重囑吾等勿直向之開槍。因彼不欲傷及生命也。又囑勿向民房開槍。恐傷及屋內之居民也。包爾則力主張回總局。彼亦有其理由。蓋於六星期前。匪徒第一次刼掠時。彼曾來此驅匪。但其時兵士因已定有驅匪計畫、故包爾未向匪開槍。彼本此次經驗。以爲向匪開槍。未必能得滿意結果。判麥則仍持初意。堅信可向前攻擊。余於此亦與包爾同意、蓋吾等兵力過薄弱、恐寡不敵衆、因勸判麥勿輕嘗試、惟態度不似包爾之堅決耳。吾以爲匪中當早察知吾等同行者有幾人。彼等見此區區數人。卽不戰而遁。恐無此便宜事。討論至此。判麥靜思移時、乃謂中國農人。已屢受土匪荼毒。余深不忍再坐視。不加以援助。若君等不願偕行。吾願獨往。余聞此。立謂若君決行者。吾願隨行。

於是判麥及吾步行而前。尚有俄國童子喬治及劉姓僕人隨行。判麥臨行時猶告留車旁者。靜候吾等遄返。若見吾等有不了之事。仍望出而相助。吾此時向四周探望。並向諸留守者作最後之一瞥。其情景迄今猶歷歷在目。見包爾狀甚焦灼。二俄人則擎槍而立、再見吉姆坐車內。以槍置膝上。數人皆甚興奮。目視吾等不稍瞬。

吾等同行之四人。此時距前村約四百碼。卽散處於田內。雖有重霧。已見二匪矗立屋頂甚清晰。俄而行愈近。前面地勢隆起。匪徒之主要部分。轉不能辨視。後乃知此輩方乘馬降於低處。窺吾等動靜也、四人相離漸遠。判麥卽開始放槍。喬治及劉僕效之。倏見有槍彈飛過頭部。知對方亦已還擊。吾以望遠鏡窺之。見立屋頂之二匪已伏臥。方向吾等轟擊。吾遂決放槍。惟向其頭部以上數呎射擊。其人倏而不見。吾初以爲於無意中已誤擊中其要害。後知彼等伏於屋脊後耳。吾乃向屋頂以上數呎射擊。遵判麥之咐囑。恐傷人也。此時吾槍膛內子彈告罄。方擬添裝。斗見約距三百碼處山崖間、有乘馬之匪、以最高速度向吾等疾馳而前。且行且開槍射擊。是時吾左右彈下如雨。耳旁但聞嗤然作響。已不暇啓目辨視矣。

第四章　成擒

吾此時方覺處境之危險。槍膛內已無子彈、匪徒漸逼近。吾竟束手無可抵抗。遂疾趨入稻田。擬伏田中。趁機將槍彈裝入膛內、行時見判麥距吾約六十碼、仍在開槍射擊。余遂呼判麥君。速來吾處。蓋見彼露立空曠之地、一無遮蔽。深恐爲匪槍所中也。彼卽應聲而前。吾立稻田旁候彼約數秒鐘。焦灼異常。見彼方向前直奔而來、低俯其首。時適有一彈自彼頭頂掠過。判麥尚未至時、吾趁機回顧探望。見匪已漸集中、向吾等包圍。與吾相距不及一百五十碼。余急伏田內。以彈子三粒塞入槍膛、其時判麥距吾不及十呎、又開始放槍。余更無暇添裝彈子。卽以槍向匪瞄準。但於此時。忽聞余後面發一異聲。旣非扳槍機聲。亦不類彈子在空中掠過與空氣相擦之聲。余立辨爲槍彈與人骨相觸之聲。一回首間。正見判麥地棄槍仆於地上。余立棄槍躍至其身旁。見彼面已轉灰色。吾知吾老友死矣。

此時匪徒近在咫尺。彈下愈銳不可當。吾見判麥已無可挽救。知大勢已去。卽高張二臂。但聞四圍匪徒呼勿放槍勿放槍之聲。槍聲立停。瞬息間

有十餘人馳至。馬蹄幾踐及吾身。下馬後爭來搶奪吾一身所有之物。勢如餓狼之撲羊。其一將吾腰間時表掣去。又一來奪吾指環。手指幾為折斷。又一向吾項間狂搖。蓋項間懸有一望遠鏡也。吾大衣袋內。一無所有。惟槍彈一盒。早被攫去。褲袋則未遭搜刼。有一匪將吾槍枝拾起。詳察其機件。頃刻間吾一身攜帶之物。已皆為他人所有。此時暫得自由。遂轉而視吾已死之友。倏又瞥見有匪徒將隨行之劉姓僕人拖去、正向彼開槍。又見吾等之汽車向後疾馳而去、有多人在後緊追。余於半分鐘前。聞此車曾向此方駛來。今因勢不能敵。遂又後退。余至判麥身旁。見彼安然臥地上。其腦後中一槍。適當要害。故立死。去開槍之處。約距彼七十五碼。吾驗視其傷痕。料係毛瑟槍所擊。余則祇左手食指略傷及浮皮耳。

土匪是時圍立四周。余遂操華語高呼曰。汝輩殺吾之友判麥君矣、彼等聞此頗錯愕。即有人詢曰、汝非判麥君乎。余曰否、為汝所殺者乃判麥君耳。其後他匪來時。必詢吾是否判麥君。余必以前言答之。彼等於此似不願聞、蓋判麥聲名廣播數省。人民皆敬禮之。在社會上頗有時譽、彼等覺殺判麥、所闖之禍亂非小也。俄而有數匪集判麥身旁。刼取其零物。其首領發一號令。遂驅吾向村而行。有四匪緊隨。余遂轉而注視吾身旁之俄童喬治。彼亦與吾同行。吾見彼已疲一足。面色蒼白。似有劇痛。見其褲之上部。滿漬血痕。顯係已受重傷。余急以一臂承其腰。扶之而行。但彼似不勝其痛、愈行愈緩。將至五琴坊時。竟不能舉步。遂抱之而行。

抵村時。見有一巡守者。立屋頂上。彼非華人。蓋俄人也。又見匪徒。或乘馬返。或已先在村內、余睹此稍慰。先是余被捕後、即恐彼等追擊汽車直趨入農場總局、至是知並未追擊。後於匪徒中探得。彼等皆以為總局內槍械軍火極充足。兵力雄厚。故不敢前也。喬治及余。旋被引入一室、由一人在旁看守、余乃驗視喬治之痕。見有一彈橫穿入其二腿上部。傷口甚大。但流血已停止。經余之請求後。有一村嫗攜來溫水一盆。舊衣數件。吾乃用此等汚垢之物。盡吾之力。為喬治洗滌傷痕。匪徒於此似尚關切。詢傷勢重否。余答以甚重。彼等即攜之赴另一室內。後知彼等以鴉片烟泡數粒、令喬治吞服云。

旋有數匪來與吾作瑣談、並告吾已將劉姓中國僕人槍斃、因彼曾圖逃脫、且未高舉二臂以表示降服。故怒而殺之。並謂已將其所有衣物取來、其槍亦為一匪所得。此係判麥假劉僕者。機件甚精美。今則為匪所有矣。吾與此輩談略久。知匪中無一受傷、更無死亡者。此足證吾輩皆遵判麥之言。以槍向空處開放也。匪徒開槍時。則向吾等直射。惟且射且向吾等狂奔。故不能描準耳。而今回溯當判麥被害與吾就擒時。其間相差不及二分鐘、但於此二分鐘內。判麥與劉姓僕人。皆遭慘禍。喬治亦重傷、人生禍福。誠不可測也。

是時匪徒絡繹來前。以所獲之贓物示吾。有一匪方試着劉僕之新外國皮鞋、又其一著判麥之鞋。且行且俯視其雙足。頻點首嘆鞋製作之精。有一面目凶暴者。探懷出一表、詢吾此表之開法。此即吾之故物也。又其一以右手示吾。見其指上戴吾之戒指。彼詢吾適合否、美觀否、吾唯唯、後又見判麥之零星物事、多分佩於各匪之身旁、判麥於該日出發時衣履甚整齊鮮潔。着軍服。襯白色內衣及硬領。並攜有金銀表各一枚。匪今皆攫之為己有。俄而有一匪以吾之氈帽。拾自稻田中者、擲還。又以在判麥衣袋內所得鑰匙一串畀吾。吾見此種舉動。私心以為匪意甚和善、吾不久當可釋出矣。

此次吾友判麥、竟遭此奇禍。吾中心悲楚。自不待言。且極縈念判麥之母

夫人及吾兒吉姆。近一月來。吾時與其母作密談。深知其爲人慈祥可致。知彼母子相依爲命。其親切較通常母子之情又勝一等，余恨不能立卽趕回，以判麥之死訊告知，並守其旁爲伴，以慰其悲痛。但此徒爲幻想，今已如鳥困籠中。不能飛越一步。吾於吉姆，亦極焦慮。蓋當汽車逃脫時。猶見彼坐車內。後有匪徒狂追。且聞槍聲甚烈。蓋匪徒且追且向車開槍，吾兒安危。全不可知也。

第五章　勒贖

余在五琴坊被擒後。約一小時。有一匪來晤談。彼郭姓。在匪中稱爲「跑頭」。卽先鋒之意。每逢戰爭。彼必率衆先行，吾知彼在匪中之地位甚重要。因祇聞匪徒稱彼加先生二字。吾尙憶在稻田中最先近吾者卽彼也。彼詢吾有錢否，吾以爲係指吾隨身所携帶之銀錢。卽答曰有。吾褲袋內儲有現洋八十五元。悉取去予之。並告以適擬於今日下午赴哈爾濱。故携現款較多。袋內尙有一珍貴之小刀，裝皮匣中，此物未予彼。一般土匪在稻田內未搜及吾之褲袋。吾於此亦不以爲異，蓋知中國式褲無袋。故一身所有。悉被取去。而數十元之現洋。在袋內尙能稍留須臾也。

郭某泰然將銀洋取去。藏入其衣袋中。一若理所當然者。但彼所詢有錢否，意不在此現洋。蓋欲知吾有否產業。在銀行中有存款否耳。吾已知其意之所在。乃答以此身係一窶人。身外一無恆產，余該日之服裝。與判麥所衣者相較。有天壤之別，彼似一富翁，吾則難民也。自被擒後。見有匪徒時來張望。似估量吾之身價。能出贖金若干。吾之外套及內衣。在彼輩視之。實不見有華貴之態。故信吾當無多金，其言語及態度方面。皆深露懊喪之意。以爲所殺者若非判麥而爲吾，則可居判麥爲奇貨。而今得此乏味之雞肋。棄之可惜。食之則無所得也，郭某亦深信吾爲貧民。不復向吾瑣瑣。

郭去後。該地土匪之領袖亦來視吾，此君匪呼之爲海番。余亦從而海番之，彼適與擒吾之匪徒同行。故便中來探問。海番目光炯炯。身材適中，甚瘦削。年可三十許。貌甚聰秀可人。有薄鬚。腰懸一毛瑟槍。肩上有背帶。中滿實槍彈，同來者尙有一匪。名曹三，係副領袖。卽刼掠五琴坊匪徒之首領。此等匪徒。卽海番所轄之一部分也，彼等操滿洲語詢吾何名。在此地作何營生。吾以姓名告之。並述吾係一美國醫師，自北京來此。在北京某醫院內服務。該院係專設以供助中國病人者。判麥係吾友人。彼邀吾至其農場作數星期之盤桓。並告以若不信吾所言。可質之五琴坊之居民。蓋三日前吾與吾兒。尙偕判麥在此村游歷。其時判麥曾以吾介紹予居民，告以吾係醫生。可於次日將村內病人送往總局，由吾診視也。

海番及曹三。又詳詢總局及其中居民之情形。尤注意於局內所備之軍火及兵力。詳詢所備槍枝之種類及式樣。詢有毛瑟槍否。彼等似頗重視此槍。其中有數人亦携有此物。又詢判麥之經濟狀況其事業及家庭情形。吾於此等問題。或告以完全不知，或虛與委蛇。以模稜兩可之語答之，知彼等心懷叵測。將據此以便向總局有所要求也。

旋有一首領取紙筆來。令吾以英文繕一函致總局判麥部下諸人，大意略謂。吾已被擒。若局內諸人能以槍械及贖金送來，卽可釋出。余遂按其語意作一函。惟中插入一語。告以判麥已遇害。喬治受重傷。書成後。該首領又令吾將所書者譯出。隱示吾其部下有數人亦通英文，實則吾後偵知此純係僞言也。彼聞吾函內加入判麥已死一語。大怒。卽告吾判麥之死訊。不可使局內人民聞知，但告以亦已被捕。並詢吾能否仿判麥手跡。代彼作一簡。吾不允。謂之判麥筆跡。局內人民無不知之甚諗，此僞不可

作也。彼遂以吾所作函撕去。令吾重作一函如次。

包爾君台鑒。吾已被捕。其餘諸人狀況如何。不詳。捕吾者謂欲將吾輩釋出。須君等將槍械悉行交出。如此卽可釋放。君等知吾處境如此。不必再事抵抗、捕吾者囑將槍械裝車內送至五琴坊。愈速愈妙。

豪華德手啓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此函由一村民投至農場總局。此外並附海番之中文函一通。其大意如次。

滿洲墾殖公司執事先生公鑒。判麥君及一美國人頃已被擒。君等接此函後。須立將所有槍械子彈及小砲。送至五琴坊。吾等收到後。立將判麥君等人釋放。決不羈留。判麥君於此辦法亦贊成。須按所述辦理。不可違背。望將所有槍械、卽行送下。甚盼。

海番隊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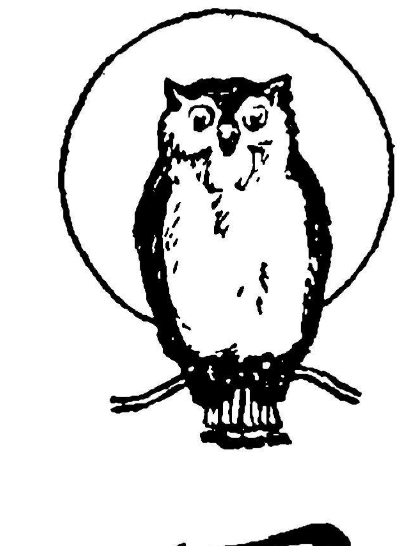
此函遞出後、卽靜候復音。匪中有多人與吾談話。消遣。彼等聞吾爲美國人。甚注意。有數人於此甚懷疑、吾身材甚魁偉。計高六呎四寸。髮淡黃。膚色白皙。彼等以爲與所見之俄人相類、因將一俄人召至。囑彼用其土語與吾談話。彼亦頎碩。年約四十許、態度則甚溫雅。觀其外表、絕不類一匪人。彼操俄語與吾談話。見吾瞠目不知所對。遂中止。吾爲英語答之。彼亦茫然。後知彼略諳華語、遂以華語問答。但彼所言使彼於華人前甚覺難堪、吾謂美與俄在歐戰內爲協約國。吾當時在美軍隊內服務。君係一軍官。當時非亦在俄軍隊內服務耶。吾輩於其時爲同事。爲友朋。君豈已忘之耶。而今何遂無香火情也。彼語塞。忸怩不知所答。吾後於匪中又見一俄人。知此二人最初無友朋、無親屬、且無職業。饑餓不能堪、遂流爲寇賊。迄今度此綠林生涯。尚不及一年也。匪徒於吾所御眼鏡、皆極注意。吾就擒後。立有一匪將此攫去。後不知如何。此鏡仍得保留。其情形今已不能確憶。匪徒之來晤談者。羣衆觀吾之眼鏡。吾予彼時。必低聲請彼等注意勿輕毀去。吾之視力。全藉此鏡也。彼等取去後。必試戴之。但吾目係散光。彼輩大都近視。故無一配合者、幸而如此。吾鏡尙得暫行保留。彼等係盜賊。其所言多不脫金錢財帛。見此鏡後。卽討論其金脚當值若干。有數匪意欲收爲己有。又有數人。幾將其金脚折斷。吾驚呼。結果終得安然取回、惟見彼輩中有數人。患有眼疾、易傳染。故每次取回。必細心將鏡拂拭淨潔。方敢戴上也。

此時海番又至。手持一紙。係村人送至者。吾視之。包爾君之復書也。遂以書中大意。以華語述之如此。

豪華德君台鑒。吾等不久可設法使君恢復自由。現急欲知判麥君究留何處。可否請彼親作一書賜下。茲遣潘君前來。與捕君者接洽一切。令郎現安然居總局內、勿念。

包爾手啓七月卅日

余自包爾君處。得悉吾兒吉姆。安然未受損傷、大慰、又聞將遣一人來。接洽將吾釋放之事。頓覺前途光明、增吾勇氣不少、惟對於判麥之太夫人。繫念益切。恨未能插翅飛去。以判麥之消息。詳細告知。約一小時後。潘君仍未至。匪徒漸躁急不能耐、彼等知歷時愈久。則其地位愈危險。吾中心所念念者。則爲吾友人未知能來此救吾、不至羈遲僨事否、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至十五年一月六日)

(一) 國外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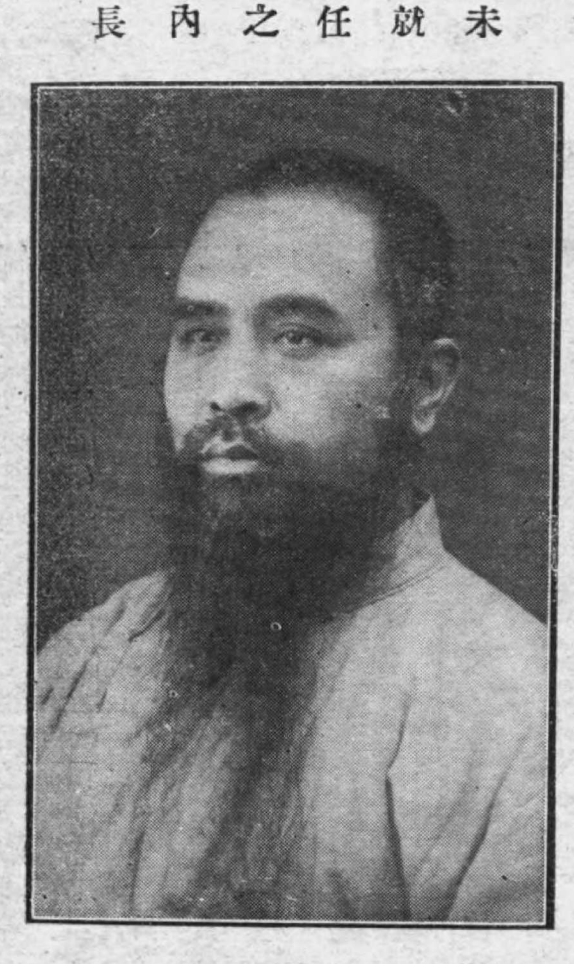
▲**法國財政**　法國以財政艱窘。理財計畫未能決定。牽動政潮。數月尚未甯靖。新財杜美氏之提議。初又有難以通過之勢。幸白里安總理態度强硬。得以無事。二十九日內閣會議。討論杜美之理財計畫。白里安謂渠不辭職、亦不容黨派陰謀家推翻之。閣員如有决計辭職者。渠可於二十四小時內另覓人接任。自前非鬧閣潮之時。但爲辦事之時。因此閣員對理財計畫始有諒解。據杜美估計、一九二六年預算不足之數。爲九十萬萬佛郎。爲彌補不足起見。擬徵商業付款每百取五之特稅。此稅可收三十八萬萬佛郎。并增收所得稅。約可得三十萬萬佛郎。又增收烟草稅、約可得十萬萬佛郎。杜美希望認眞收稅。可多收三萬萬佛郎。而政府撙節亦可省二萬萬佛郎。再出口稅亦可整頓多收六萬萬佛郎。證劵交易所加收營業稅。亦可獲一萬萬佛郎、杜美氏所提之新稅、乃間接稅。急進黨閣員。以貧民担負偏重。不以間接稅爲然。杜美稱洛歇爾氏稅則所得以三十萬萬佛郎。渠現已列入一九二六年預算案者、乃直接稅之最高額。且政府待款孔亟。而直接稅則不能速收云云。夫杜美氏所擬之商業付款稅。約可彌補預算不足九十萬萬佛郎之半數者、顯係商業成交稅之變相。急進黨初反對成交稅。今則承認付款稅。蓋不欲於國會休會之日。使內閣分裂也。杜美亦允尊重反對黨之意見。另提出改革直接稅之議案云。

▲**日本政黨**　日本第五十一屆議會常任委員長既如憲政會之意而選出。政友會幹部以本黨助憲政會。故積極對本黨宣戰。而憲政會與本黨。則進行妥協。本黨內部。又因而分裂。蓋憲政會已諒政友本黨之眞意。將俟休會期滿後提出稅制案時。願將稅制委員長讓與政友本黨。而政友本黨中之主張政本合同說者。心有所不服。其中有二十餘名。於二十八日選舉常任委員長後。即在島山一郎私宅集議。主張脫黨。結果則政友本黨卒至分裂。中橋一派之合同組。宣告脫黨。組織同交會。又由本黨加入七八人。無所屬加入二三人、結局可達三十八人。此後與政友會之關係。暫不主張合併。惟互相提携、以對抗反對黨、而政友本黨則愈接近政府及憲政會。今觀其新分野。政府方面有憲政會一百六十三。政友本黨九十四。新正俱樂部二十五。共計二百八十二。在野黨方面有政友會一百三十六。政友本黨脫退派二十二。實業同志會九。共計一百六十七。此外有無所屬十六。雖從政友本黨脫黨者。今後尚有增加。然政府方面仍得制絕對的多數。故今後政情若無劇變、議會當不至於解散。但在野黨方面鬬士齊集。故議場中之波瀾。終不得幸免也。又日本前此組織無產階級之政黨。被當局禁止後。現官業勞動政黨自治會。西方同盟機器協

社。中部農民協社等團體。擬以日本農民協社爲中心。組織第二次無產政黨。已開最初之協議會。聞此次決不加入左派份子。本穩健主義。以無產之羣衆爲對象。開始新運動云。

貴族院方面形勢。與從來迥殊。研究會自憲政會單獨內閣成立以來。與政府非常接近。且與憲政會提攜。交友俱樂部則爲反政府派之中堅。公正會近亦持反對態度。研究會與交友俱樂部之關係。恰如下院政友會與本黨之關係。各派關係既日趨複雜。此後波瀾恐將層出不窮也。

未就任之內長



于右任

▲摩洛哥問題　摩洛哥里孚領袖阿白杜爾克林之代表康甯氏。現在巴黎開議里孚問題。小巴黎人報謂康甯氏所提出之辦法。不可接受。聞法總里白里安向康甯氏聲明渠不能與之開議。並在衆院正式宣稱政府甚願在摩洛哥媾和。但不能承認康甯所提之條件。因康甯要求以台段爲阿白杜爾克林之都城。且要求使費士與阿爾基里亞間法國界線分爲兩段之土地。讓與權故也。法政府願與摩洛哥各部落直接談判。而解除其所受之專橫壓制。今促成和局之最善方法。在與各部落開議。而不在與一個有權力者磋商云云。是則巴黎方面之媾和。當不復能有所進行也。

▲摩塞爾問題　英土之間。爲摩塞爾問題。不免衝突。土俄條約。卽其見端。土使魯施狄雖謂土俄條約志在和平。除摩塞爾問題外。土國對英毫無異見。摩塞爾問題終可和平解決云云。但君士坦丁報稱。基瑪爾將於四月間往莫斯科。與齊吉林會商因土俄條約而起之時局。則前途不能安然無事可以想見。且安戈拉消息。謂摩塞爾土地之損失猶其小者。而基瑪爾與政府威信之喪失。則比較爲重大。土政府因此或將出於一戰。以恢復其威信。而免國內之革命。加以土俄條約載有一秘密條文。担保如有戰事。俄必助土。則土之得俄助力而對英宣戰。或遲早間事也。

▲印度自主運動　印度全國大會開幕後。提案審查會於二十六日成立。尼魯氏之提案。此案主張如立法議會所已提出關於改良憲法之要求。未有效果。則自主黨須排斥立法會議。議員僅可出席若干次。以免被人宣布缺席。並推翻預算案。且不得於政府未有滿意答復時接受政府官職。此案討論頗激烈。二十九日自主黨政綱及尼魯氏提案業已通過。但自主黨隊伍已成分裂之象。有印度立法議會議員數人當場辭議員職。謂如此可脫離自主黨之義務。且可自由宣傳主張負責的合作與接受官職之意見云。

▲西歐水災　西歐荷比境內。近苦水災。延及德法。末斯河、華爾河、萊因河、與勒克河各境。水災嚴重。非數月不能恢復。火車交通。荷蘭女皇等二日起程。調查吉爾德蘭與林堡兩省之水災損失。荷比報紙及紅會。已開募捐款。救濟本國災民。比王與閣員數人。亦已巡視災區。德境萊因河水較平日漲高三十一吋半。交通與市場貿易皆停止。傢具等物多逐水飄

失。而陰雨綿延。尚無晴意。瓦斯河水漲起二十呎。已超過一九二〇年之高度。蓋災情異常重大也。

（二）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許世英奉令組閣。原爲段執政下台地步。許氏於二十八日就總理職後。新閣員支配磋商多次。至卅一日始行下令。外交王正廷。內務于右任。財政陳錦濤。陸軍賈德耀。海軍杜錫珪。司法馬君武。農商寇遐。教育易培基。交通龔心湛。一月二日晚許世英在宅宴閣員。磋商政治方針。但是日各總長尚無就職意。除財陸交三部係舊任蟬聯外。內于決辭。教易農寇尚在推宕。海杜則在南方電京辭職。惟司法之馬君武則五日業已就職。外交之王正廷。突提恢復法統爲就職條件。而黃郛又與吳佩孚協定四條。（一）承認憲法。（二）恢復國會。（三）准曹錕辭職。（四）恢復攝政內閣。於是法統之聲。又甚囂塵上。實則黃王二人欲藉此破甑。恢復其攝閣時代之政權耳。

新任財長　陳錦濤

恢復法統之聲既高。段氏更不得不預備下台。段近以徐樹錚被刺。頗灰心於政治。一月十五日爲國民會議開幕期。如屆時開會不成。段擬卽此下野。其勢不能再有所忍。下野通電稿已擬就。大略謂十五日國民會議不成。爲踐前言。必須去職。惟政權應交何人。請各省軍民長官同抒偉見。俾便付託。又聞段決十五日前下野。擬發三令。（一）宣告下野。（二）着許世英攝行職務。（三）勸全國息爭。然法統派多反對許氏攝政。或主恢復黃郛攝閣。或主復國會。曹錕辭職。或主補黎元洪任期。召集國民會議。言龐語雜。正在奮鬥之中。而黃郛進行攝閣。謂與長江方面有接洽。西北亦默認。獨張作霖通電則主張恢復約法解決國是。與護憲說又有不同。於是吳景濂張伯烈等又形活動。其覆吳佩孚電。力主護憲。將來究不知歸束何途也。

外團方面。段對下野問題。甚爲注意。大概交換意見之結果。十五日前倘段下野。關會及法權會。擬暫行停止。因各國認段爲事實上之政府。至後來政府。須經過承認手續後。方開國際會議。而倫敦泰晤士報且宣言各國駐北京公使。若離京。中國卽成無政府。各國不久卽將爲此。然則北京政局變化之結果。或將使北中國化爲無政府乎。

▲財政交通　財政方面艱窘萬狀。陳錦濤二十九日派衞渤訪安格聯。商借關餘。又因德華銀行借款無着。請外部向使團交涉賑災附捐展期一年。各國亦不允。三十日午陳宴華銀行界。商借百萬。以多借關稅及賑災附加關稅作抵。聞陽歷年關實借得中行十五萬。交行七萬。懋業二十三萬。鹽金中大四行各五萬。各機關僅攤發二成。又一說陽歷年關陳僅向內國銀團借鹽餘借款八十萬。各機關僅發九厘。開出支票九十萬。四日派公債庫藏兩司長請各行暫墊十萬。惟廿日期票尚有二百餘萬。須待籌款。方可照付。而陰歷年關將更無辦法。十二月鹽餘僅十二萬。其窮可想。且陳錦濤對財政甚隔膜。次長及新派司長亦屬外行。萬難久支也。

自交長易人後。吉敦路借款草約暴露於外。交部遂下令。吉敦路工程局長魏武英撤差查辦。派李壯懷代理。二十七日執政下令，吉敦路借款合同。手續未備。關係國防。著外交交通二部。向日本交涉取銷。但日方未必易允，葉恭綽對此。曾有通電謂吉敦鐵路係吉長之延長線。早有展築之議，本年夏間，開始與南滿接洽。磋磨數月。始訂立承築辦法。月款并無分文折扣。隨時可以還清。絕對不能移作軍政等費。亦無祕密附件，墊款以充軍費之事實。但不知內容究如何耳，

▲徐樹錚被刺　新由海外歸來之徐樹錚，僕僕滬杭南通以後。乘輪北上。二十六日由津乘汽車抵京。旁晚謁段。對於許閣擬議人選。大發議論，不意二十九日晚出京。專車抵廊坊站。深夜遭陸建章子承武暗殺斃命。陸並在廊坊通電。聲明爲父復仇。但一說。謂其時徐正熟睡。張之江部登車捕徐及隨員。即奉馮密令。就地槍斃。事後用陸承武名義發通電。是否確由陸親自放三槍斃徐。實一疑問云云，眞相如何，尙不可知。徐屍一日運京。二日在京入殮。段聞徐死。謂係果報使然。其信然歟。

▲法權會議　法權會議各國代表。除秘魯代表尙在日本外。餘均到京。王寵惠日來非正式接洽。擬九日在居仁堂小議場開幕。儀式簡單，聞會議取分股研究。進行步驟。會與外國代表非正式接洽。大致擬一股往各埠調查。一股在京研究。再具報告。期間恐不須一年。惟段如下野。此會或又須停頓矣。

▲關稅會議　關會專門委員會華委員十三日開會。討論英美日法義附加稅用途說帖。日本新提出對四國說帖之意見書。亦付討論。決將五國說帖及日意見書，交稅務處財政部核議。聞五國提案。美案最有商量餘地。法案主設立管理附加稅機關。併管印花稅。用公正外人主持。蓋持之頗堅也。

▲滬案交涉　工部局日前以七萬五千元請領事團轉送交涉公署。爲五卅案撫恤死傷者之用。許交涉員對於此事。曾電外交部請示。外部復謂該款係工部局一方面之意見。未經中國承認。須即退回。依正式外交解決。且三國委員司法調查。始終否認。因不願爲此與使團直接談判。仍令許沅務必退回領袖領事。許氏當即遵命退回領用。現暫由工部局保管。外交部進行方針。除工人待遇、越界築路、及印刷附律等各問題。仍由交涉員與領團協商外。其他懲處、賠償、收回會審公廨、改組工部局等項。仍由部與使團交涉云。

▲日本撤兵　日本出兵滿洲。吾國國民無間南北，一致反對。日政府乃於二十六日下令。撤回開往奉天之朝鮮高級軍團步兵兩大隊。砲兵兩中隊。二十七日起。已開始運回原防。至二十八日晚間。業已運完。遼陽師團。亦已於二十九日下午與其司令部共離奉天。交替駐屯之齊藤混成旅，從二十九日起至三十日之間。從鐵嶺移駐奉天，又日本陸軍省公佈。由久留米派往滿洲之補充部隊。將於七八日左右輸運撤退。未知果能實行否。

▲中俄會議　中俄會議。進行順利。商約內國外貿易問題。蘇俄向主國家貿易。故最難解決。現經協商。已有希望。盧布問題。將來可望用政治手腕解決。其餘小問題已經解決者頗多，大會因此猶無期開會云。

▲馮玉祥下野　天津戰事收束而後。馮方要人即謂馮於北倉攻下時，已決心下野。謂張吳均倒。軍閥不可爲。此時不退。蓋無機會。二十七日，馮果有電致張之江等。聲明願意下野，一日更有通電表示，張之江鹿鍾麟等紛赴張家口挽留無效。四日。馮即電段辭職。略謂連年戰爭，人民塗炭。

軍閥專權。野心不戢。循環報復。迄無已時。祥前歲班師。力主和平。耿耿此心。始終未渝。今幸幾旬戰事結束。歷溯連年戰禍之慘。愈深臨淵履薄之懼。執政耆年碩德。國家利賴。仰祈開去西北邊防督辦暨甘肅軍務善後事宜本兼各職。俾得從事學問。效力異日云云。是日午刻、馮離張家口。赴庫倫。當夜到平地泉。將往俄德游歷。據馮自謂下野甚愉快。如釋重負。且謂吾此行。必有多人不信。至少當有半月揣測。馮去後。西北督辦交張之江。甘督畀李鳴鐘。調劉郁芬為綏遠都統。李鳴鐘四日返京。佈置後。即赴任。張之江亦即電京報告暫代西北邊防督辦。戰勝者倏言辭職。如此決絕。不可謂非別開生面也。今將馮氏兩電錄左。

(一)致張李鹿宋熊等電　張總指揮之江兄李都統鳴鍾弟鹿總司令宋都統熊參謀長口密電悉。承示三端。敬佩之至。近年國家紛擾。由於人人爭權奪利。不自戢止。此與彼仆。徒苦吾民。兵多械足。地廣財充。均不可恃。前人覆轍。可為殷鑒。茲值競爭風氣尚未轉變之時。我以至誠無私之心。若大權獨握。何以服人。祥與諸君患難相共。親逾手足。知我無絲毫權利思想。刻苦只為利民。但在他人。必難諒解。故必先行下野。以示誠意。犧牲個人。國事整理。千頭萬緒。非可計較近功。祥下野之後。當從事學問。涵養性情。將來報效國家。為日方長。不可專顧目前。以免貽誤。特電復聞。尚祈審察。祥沁。

(二)通電（銜略）吾國苦於戰禍。十四年於茲矣。殺人盈野、所爭者盡為同旋。爭端百出。所爭者莫非國土。老弱轉於溝壑。少壯挺而走險。鞭弭周施。相習成風。金錢萬能。羣趨若鶩。禮讓之大節盡失。國家之信念無存。軍閥禍國。人民切齒、痛定思痛。於斯極矣。玉祥自去歲倡導和平以來。本期從此息止內爭。專意建設。是以遠投邊塞、拓土移民。舉凡開渠植樹修路造林諸端。無不提倡。恤貧養老兵工屯墾諸策。無不推行。已過事實。諒所共鑒。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長其勢。屯軍淮上。飲馬江表、勢欲席捲海內。雄霸中原、暴橫既張、義憤斯動。以是羣起對抗。雲集景從、孫馨督首義於浙。長驅北指。蕭珩督聲援於鄂。志切澄清。皖贛鄰封。成破竹之勢、徐淮袍澤。挫強敵之鋒、未至兼旬。潰退千里。人心向背。於是可知、猶復野心未死。強逆擲勢。驅師入隴。轉而圖北。用兵弗戢。陷於自焚。郭軍長痛於東省人民水火之困。深懷故國荊棘之悲、爰整師旅。為民請命。返旆之初。芳岑原約援助。迨至榆關戰捷。孤軍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對茂辰則頓違前約、對玉祥則通電詆蔑、玉祥為促進和平計。不得已而用兵。現在芳岑潰逃。京津肅清。直省負責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圖郭軍長將進瀋陽。一朝顛覆。道路相傳。聞已殉死。鄉國未遂初衷。終成尸諫。果係事實。殊堪悼惜。雨亭經此痛創。當有覺悟。善戰者當服上刑。舟中人盡成敵國。古訓昭垂。可資警惕。玉祥鑑於武人專斷。每恃戰勝餘威。把持政權。追溯往事。輒為痛心。此次僥倖克捷。亦不武。又何敢貪天之功。自貽伊戚。值茲千鈞一髮之機。澈底澄清之會。仍宜本和平之素衷。謀國家之改造。但願戰爭從此結束。俾人民得資休養。玉祥個人。應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

通電下野之馮玉祥

是則造謠惑衆者可以息止。而挑撥是非者失所憑依。至於國家大計。執政碩德耆老。萬流仰鏡。子玉學深養粹。飽受挫折。當能不念前嫌。共謀國是。孫馨督蕭珩督方耀督閻百督岳西督孫禹督共起義師。克奏奇勛、均爲不世之功。從此延請國內賢豪、公開討論。建設大法。納諸軌道。凡關於國計民生。自宜各抒偉抱。共濟艱危。玉祥既無學識。復乏經驗。以之治國。無益蒼生。以之治軍。空累袍澤。與其遺誤將來。見識國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辭職外。當卽時解任。還我初服。所有國民軍名義。早經通電取消。此後咸屬國軍。不再沿用國民軍名義。並聲明自電達以後。凡以政事而見教之賓客。一律敬謝。凡因職位而惠賜之文電。恕不作答。以示決心。玉祥去職而後。擬卽出游。潛心學問。苟有一得之愚。竊願貢諸國人。謹布腹心。敬祈鑒察。馮玉祥東印。

▲直魯戰事　孫岳二十七日入津後。二十九日就直隸督辦職。鄧寶珊五日就幫辦。孫氏決組省政院。標榜政治公開。但軍事迄未停止。一方旣欲對奉。一方又欲對魯。蓋李軍殘部已沿津浦路南退魯境也。馮玉祥以直防歸國民二三軍負責。第一軍大隊回防。張之江二十七日下午離津。卽回張家口。李鳴鐘二十八日晨過京回綏遠。宋哲元率一師兩旅二十七日起程回熱河。其餘一師兩旅交孫連仲統率。仍駐天津附近。參預攻魯。二十四日以後。滄州馬廠間尚有戰事。李景林於念五日乘日兵艦赴魯。二十八日由青島抵濟南。張宗昌卽召集會議。一方令魯軍由直境退守德州。一方組織直魯前方總司令部。推李任總司令。張則自任後方警備總司令。李於四日上午赴德州督師。李部亦已退入魯境。國民二軍隨卽尾追。張宗昌除調畢庶澄部兩旅開拔北上外。並促畢庶澄四日由青到濟。將以畢任後方總司令。聞現在國民軍與直魯聯軍在泊頭德州桑園一帶相持。尙無大戰云。

魯南方面。二日魯軍與豫軍李紀才部開火。但尙無大戰。田士潔部由兗州濟甯開拔。集中曲阜。李紀才在濟寧重整舊部。靳雲鶚由滕縣進駐兗州。連日開軍事會議。聞魯境豫軍。不日將下總攻擊令。對泰安進攻。魯張鑒於南路戰事發動。令許琨、王棟、褚玉璞等均赴泰安前線指揮。蓋張宗昌今日之地位。不得不作最後之決戰矣。

▲關外戰事　奉天戰事旣告一段落。張作霖二十七日由前線返奉。備受歡迎。張氏宣言。願卽去職。請吳俊陞担任東省軍政。但吳力辭。故奉省軍政大權。仍握張作霖之手。至其對於關內主戰主和。則奉軍將佐、意見尙未一致。但據京奉雙方電傳。均稱奉軍大隊集中錦州。前線過綏中。郭軍殘部改編十混成旅。由張學良統率。以吳俊陞部黑軍爲前鋒。進攻榆關。至八面城闞朝璽部謀繼起反奉。已由鄭家屯戒嚴司令部調兵鎭壓。據奉軍消息。謂闞朝璽初赴新民屯。收容在該方面所部軍隊。繼以吳俊陞調解。闞部業已招撫。闞之司令部設鄭家屯。主黜反奉之旅長已撤差。奉省可無內顧之憂。此後或仍將恢復其爭雄關內之野心。國民軍之對奉。決派兵援助魏益三。魏益三部約二萬餘人。在前所及九門口一帶佈防。國民軍唐之道師日內可抵

我也來映着寫寫看

榆關。唐在灤州設司令部。魏任左翼。唐任右翼。李烈鈞方聲濤則相機援助指揮。故榆關之戰。或仍不可免耳。

▲粵省政局　蔣介石二十八日已回廣州。南路鄧軍二十五日退出雷州。粵省統一指顧間事矣。元旦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幕典禮。到會代表一百七十六人。主席汪兆銘致詞。略謂總理曾說。列寧雖死。列寧主義不死。我們繼續總理主義。便是總理死。總理主義不死。總理以主義為生命。故可說總理實在不死云云。十時閱兵。到軍民二十萬人。四日起借省議會逐日開議。聞熊克武事件將交代表大會解決。至民黨左右派之爭。聞近方進行調解。張人傑孫科吳鉄城等已先後回粵。蔣介石亦迭有表示。解釋王氏共產之關係。何應欽因外間謠傳其反蔣。特宣言聲明永守蔣訓。擁護國民政府。但國民黨究竟能否長此相安無事。今猶未敢臆斷也。

▲粵港工潮　香港華僑懇親團為解決工潮事。二十六日赴廣州訪問。受盛大之歡迎。但港商負責代表回港五日報告赴省情形。謂工人所提條件。政府問題除外。工人問題。以復回原職為要點。罷工期薪金須結算。始知實數。各問題與西商及港政府有關。華商不能負責解決。請港政府仍派前舉定之四代表到省磋商云云。然則工潮尚非短時期間所能解決也。



落花（獨幕劇本）

陳卜長

劇中人

周[illegible]本　[illegible]十六七歲之沉鬱青年。

程憶華　曾受過教育之青年女子。現爲黃家家庭教師。

黃鏡泉　季平友

黃佩瓊　鏡泉妹

杜少雲　鏡泉友

甲　孩　約十二三歲

乙　孩　約七八歲

男僕一　女僕一

閽人一

（時間）一個微冷的冬晚

（布景）一間華美的客廳。廳的左右及後方各有一門。右門係入客廳的正門，左邊的門通着書室和彈子室。後方一門通着走廊。由走廊過去。便是女教師和小孩們的起居室。廳的後右角上開着個窗洞。從窗口中可以看走廊外的景色。窗口的左下方放着一張沙發長椅。左邊門旁有一張鋼琴橫着。琴的上方安着兩盞電燈，幕開時。兩個小孩子正半跪的在地毯上看畫片。正中的餐台上布滿着些積木。有些積木和皮球木馬都橫七豎八的散在地上，兩個小孩子指手畫脚的把一疊畫片看完。甲孩便一齊將畫片包了。塞在自已的衣袋裏。乙孩因爲自已沒了。伸手把他的衣服扯住。

（乙孩）這裏有一半是我自已的，怎不還我呢。

（甲孩）你有什麽呢。這都是我爸爸買給我的。

（乙孩）（急了用手來搶。大的掩護着衣袋）本是我的。怎不還我。

（甲孩）你可羞麽。來搶我的畫片。你要玩時。你找你的爸爸去買。

（乙孩）這是我母親給我的。你不還時。我告訴母親去。

（甲孩）有個母親算什麽。你的爸爸呢。誰是你的爸爸還不知道。來搶人家的畫片算什麽。

（以手指鼻做輕蔑他的樣兒。）

（甲孩）去罷。去找你的爸爸去。可羞啊。你這沒父親的孩子。……沒爸爸的。……

（乙孩急着哭了。聲浪狠高。廳後方門頓開。憶華穿着素淡的衣服。手裏拿着沒織完的絨繩衣服。急遽的走出）

（華）怎樣的。又吵嘴了。唉。衣服還沒織到三五針……

（甲孩乘着機會。裝着鬼臉。從後邊門溜進去了。小孩掩着臉還在哭。憶華拉着他，乘勢坐到沙發上去，把針

線丟在一邊。)

(華) (皺着眉頭)怎樣了又這樣的哭。

(乙孩) 他搶我的畫片…還…羞我沒有爸爸。(抬起頭來)我的爸爸呢他爲什麼不買些畫片給我

(這話正刺着她的心。她兩手捧着小孩的臉眼眶裏含着眼淚又低頭把臉偎着小孩)

(華) (哽咽着)你的爸爸他到外邊去了。你安靜些啊不要再累你苦命的母親了。…

(乙孩) (張大着眼睛)我不會看見爸爸過。什麼時候才可以看見呢。(這話正勾起憶華的悲慘她把頭埋在小孩的胸前起伏不住的哭小孩被她哭得莫名其妙用手推她的頭。)

(乙孩) 母親……不哭罷……母親啊……

(正在這時右邊的門開了。鏡泉佩瓊兩人笑着說着走進來。鏡泉入門把帽子拿下走到右角的帽架前掛上。)

(鏡) (回頭向佩瓊)我們不見季平竟有八年了。你看他近來的性情怎麼這樣變了呢。

(憶華已止了哭。還坐在椅上發怔。佩瓊走過去正要和她說話。竟沒聽見鏡泉的話。)

(瓊) (問憶華)程女士。你在此地好極了。我們今天有位遠客來晚餐請你幫同布置一下。罷我今天委實疲倦了。從來了曾經過這樣長的演說。(像爬似的斜坐到沙發上去。)

(鏡) (坐在餐桌旁椅上)無用的女子。總比男子柔弱還要爭着嚷參政權呢。演說一會便頭暈了。(伸了伸手臂。也是疲倦了。立起來想走到書室裏去休息一下。)

(瓊) 那裏去。

(鏡) 我到書室裏去。

(瓊) 鏡泉。你剛才還罵人呢。你自已也太不負責任了。請客是這樣容易麼。你看什麼都沒有預備呢。

(鏡泉已走到左邊門前用手握着門柄)

(鏡) (回頭笑說)有勞你和程女士了。兩人還不夠商量麼。讓我去把早晨沒寫完的信寫了。——季平是我的老友。不整齊也不怕笑話——可是酒要多備些啊。

(佩瓊斜臥在椅上。憶華把小孩把到後面去後。招呼了一個女僕人把木馬皮球積木等件件搬到後面去。憶華低着頭收拾現出很匆促的樣子。)

(瓊) 憶華。讓她去收拾罷。你坐到這裏來。我告訴你我們這客人的情史呢。

(憶華又把琴上的燈開了。走過來坐在沙發的一邊。)

(華) 今天請什麼客。怎不早說。時候太匆促了。恐怕布置不大好。

(瓊) 這客人是忽然遇到的。他是我們的老同學。在上海S大學畢業的。他的爲人很和靄。我們總是在一塊兒讀書。所以感情很好。畢業後便不曉得縱跡了。後來聽見人說他在畢業時已和一個女子結了婚。後來那女子又變了心。棄了他跟著情人逃走了。可是他是個痴情的人因此便陷入悲慘境界………

(華) (狠驚愕和急促的神氣)啊這位來客姓什麽他的名字叫什麽……

(瓊) (沒有留意)他姓周名字叫季平。今天真巧林少雲家裏開了個會。在會場上竟遇見了他。啊形容改變了。一個活潑的人竟這樣頹唐了。可怕的戀愛啊。

(憶華正沉沉地思索。佩瓊從椅上躍下來)

(瓊) (向憶華)啊時候不早了。我到樓上去換衣服去。憶華回來你也一同晚餐罷。若是客人來了——請你替我們招待一下。(向後邊門進去)

(憶華立起來斜倚在琴邊。正想着什麼事。鏡泉從左邊門踱出來。手指間夾着一枝紙烟。)

(鏡) 有勞你們了—— (四面一看。不見佩瓊) 哦好一個負責任的啊憶華女士有勞你了。——你看這燈罩的顏色太黯淡些。連琴的樓子也看不清楚呢。

(憶華回身理着燈罩的穗子。還沒答言。閽人由左邊門進來。看見鏡泉。立下來。

(閽人) (走進一步)先生。客人到。

(鏡) (用手示意)請他進來罷。(把吸剩紙烟抛到痰盂裏去。)

(閽人) (退下去)是是。(由右門出去)

(那時季平和少雲已走進門。鏡泉迎上去。憶華轉身向後門將要進去。回頭一看。正和季平打個照面。季平正和鏡泉招呼。沒有看見她。待他回身時。憶華早翻身進去了。從半開的窗扇中還可以看見她彷彿在窗口旁向外窺看)

(鏡) (和季平握手)我知道你是不失信的人。可真早到了。請坐罷。(四面一看) 佩瓊呢。(至後邊門旁。向上喚「佩瓊」佩瓊穿着一套嶄新衣服。走上樓由後邊門內跳入廳來。)

(佩) (和季平少雲握手。) 我曉得我們老友要早到的。但是沒有料定主人還沒有預備好大駕却光臨了。(向少雲) 你也不能客氣了。替我招待招待罷。

(雲) 我來招待就是。

(鏡泉邀他們在餐桌旁正式坐定了。僕人送上餐具。佩瓊不時拿烟。又招呼僕人送茶。跳進跳出。忙個不了。)

(鏡) 向(佩瓊)程女士呢。請他齊來晚餐罷。

(佩) 她已和我說過了。她身體不大舒服。不前來了。——這正是時候了。(拿著酒瓶用小刀開了塞。走到季平座旁) 季平。你無庸客氣的。我們同學時。你是我們中一個大酒量。今天舊雨重逢。不多喝些。我是不許的。(季平起立拿杯接上去。)

(平) 我現在可不如從前了。我把過去的事都忘了。我總儘今天的酒量喝。謝謝你——這是葡萄酒麽。

(佩) (轉身倒給少雲)可是季平不大喜歡葡萄酒。這邊還有白蘭地呢。好的不管他什麽喝醉了罷休。(舉杯向大家) 喝罷。

(大家舉杯喝乾了。酒僕人送上了茶。)

(鏡) 季平。你現在的神情大變了。聽說你

失意的緣故。是因爲一個相戀的女子變了心。季平啊。愛情是賭博罷了。贏了是運氣。輸了也是運氣。値得在賭博上懊傷麽。

(季平舉起杯來一氣喝乾了。用手托着額)

(平) 唉。人生有幾何。一失意的時候。便是一世煩惱。愛情不僅是賭博。簡直是自殺罷。

(雲) (不相信的神氣)這也不然。愛情的本身是有價値的。世人因爲相愛纔相親。不然這冷冰冰的世界。恐怕活人都變了石了。佩瓊。你以爲對不對。

(佩) 我也不相信戀愛就是痛苦。——季平再喝一杯罷(立起倒酒)唉。何必這樣灰心呢。我說過去的事是愉快的。譬如看了一齣喜劇。過去的事是悲慘的。譬如看了一齣悲劇。回想過去的事。自己已超出做戲的地位。無論悲喜。總是演一幕戲罷了。有什麽感觸呢。

(平) 佩瓊女士眞是有哲學思想的人。可惜人生是整個的。一登了戲台。便不明白何時方有下台的機會呢。我正想躲過人生。可是環境還不讓我丟去一切。——唉。死時的一瞥。大約就是下台臨去的秋波罷。

(鏡) 季平。你太消極了。悟透了人生。固然沒有樂趣。這樣被人生糾纏着。也是自己顚倒恐怖。我所取的。要曠達自然。在人生極短途後中尋求樂趣。方不辜負一生啊。

(平) 我的心情譬如在黑夜裏走路。愈走愈焦急。愈走愈失望。結果是墮入深坑罷了。……少雲鏡泉們都是幸運的人。祝你們前途幸福罷。若是我。我是……

(季平狠煩懣的立起。取枝紙烟。劃了火柴點上了。走到窗口旁。迎風吸烟。這時有一個長長的影子。經窗過去。)

(平) (又回頭說)我是失望了。我的生活裏。絕對沒有愉快的原素。

(鏡) (表同情)這也難怪。(立起來向季平)季平。今晚不再提這個了。喝酒吃菜是正經。

(佩) (搖著酒瓶)只有一半了。四個人再喝不完。眞給酒瓶笑了。

(季平回到桌上。把酒又喝了。大家又吃了幾樣菜。僕人上來把菜盆撤去。季平沉醉似的走到沙發前。便橫臥下來。那時少雲和佩瓊倚在窗前低低的說話。少雲似乎在稱讚她的衣服美麗)

(佩) 這有什麽好。像我這樣人。只配穿這樣的衣服。(忽然看見季平這樣疲倦的躺着)季平。你太倦了。我奏一曲鋼琴替你解解悶罷。(快走至鋼琴旁)

(平) (微聲。)好。我正要……(漸漸睡著了。)

(佩) (振衣裙坐下。開了琴蓋。手剛搭上琴鍵。回頭一看。他已睡著。)

哦。他竟醉了。可憐的失戀者啊。(向鏡泉和少雲)讓他在此地安穩睡一回罷。他的神經實在紊亂得狠。

(鏡泉向[illegible]站在窗口的少雲招手。)

(鏡) 少雲。我們到彈子室裏打一回彈子去。橫豎他一時也不會醒呢。佩瓊。你來替我們計分罷。

（佩瓊輕手輕脚的把一把茶壺和一碟水果放在沙發旁矮儿上和鏡泉少雲躡足從左邊門走向彈子室去。）

（這時台上祇有睡在沙發上的一個醉人靜默了一二分鐘醉人口覺渴了伸了伸手臂從沙發上坐起來。正在揉眼睛的時候後面的門忽然開了。憶華懷中抱着個睡的孩子慢慢的走向前來季平起先不曉得來的是誰立起身來仔細觀看她愈走愈近。）

（平）（十分驚訝的口氣）呀。你是憶華麼。怎麼到這裏來來了又有什麼事。

（憶華走到季平前立定。）

（華）（溫和的聲音）我是憶華我狠知道你現在不願意和我說話。但是我自已想不趁今朝這機會。可是永沒有和你說話的時候了。我說的話無論你聽不聽我說過了。總算了却我一椿心願啊。（轉身將睡着的孩子放在沙發上。立起來把手搭在椅背上。

（平）（氣忿忿地把手插在衣袋裏）你有什麼話和我說。你再想懺悔你以前的罪惡。除非重換了世界世上女人的心理我都看透了。都是自私的。都是騙人的用盡了蠱惑的手段來達愉快自已的目的。萬惡的女人你便是一個榜樣。

（華）我自已知道。我是墮落的人。我不能算是一個女子，世上的女子。不能因我而減少了她們的價值。因爲我是違反女子本性的人。我今朝來呢只希望你痛快的罵。你這樣罵我。我反感激你因爲這樣可以喚醒他人。（將手伸過去預備和他握一握。）

（平）（把她的手摔開。退了兩步）我沒有錯待你。你這樣無緣無故來丟了家庭去了。我的幸福因此喪失。我的心情因此頹唐。你的罪惡你自已知道麼。今朝還有臉來和我講話。

（華）（縮轉手掩著臉）我現在不希望你恕我已往的罪惡。假使已往的罪惡都可饒恕時。以後世上的女子墮落的更多了。譬如我已是那飄零的落花。經了多少人鞋底的踐踏，泥污水濺。自然沒有供養的價值了。落花啊。自已埋怨自已罷。……（繞台走了一遍）

（平）（作輕蔑的樣兒）你的情人呢。你的自由生活呢。隨風化去了麼。

（華）（返身用懇切的眼光注視著季平）從前的一切。譬如一柄利刀。你再說起。我的心更碎了。我今天不是爲著我自已的幸福。我的確是爲着他（指臥在沙發上的小孩）當我離開你的時候。你是知道的。我已經有孕了。我雖不是你的妻子，可是這還是你的骨血啊。……（停頓）他自從出世以後。他便成了無父孤兒。當他牙牙學話的時候。他便向我要父子。但是他的父親呢。（停頓）我被惡人遺棄以後。我本來可以一死。若是那時一死。更對不起你了。所以埋頭逃到這裏來。吃盡了千辛萬苦受夠了希恥死辱。我立誓把他扶植起來。但是世界是冰冷的。世上人的惡意。如霜風似的向我們刺擊。他被任何人輕

視。被小朋友欺侮。因爲他是無父孤兒。他的母親又負著對社會極大的罪惡。他極微弱的心靈中天天含着恐懼的悲哀。他的心智又如何得發展。你看他那灰白的而龐細微的呼吸。我的心肝……恐怕生命也是危險了。……這更使我日夜不安啊……

……(走到沙發前灣腰吻那睡的孩子。眼淚從腮邊墮落下來)

(平)(拿出手絹揩那墮下的淚)墮落的婦女啊。在你將墮落的時候應該念及你的兒女啊。

(華)(立起身來向著季平)——我曉得他在這冰天雪地裏不能度他的生活。卽使能生活著也受不了這許多精神上的痛苦。所以我日夜想尋到他的父親。使他托身在安樂地方。仁慈的上天。他憐憫我的苦心。可巧今天在此地遇過著了你。我早就說過。我自已沒有什麼要求。只求你把他帶去。使他受着完全敎育。洗滌了先天的汚恥。你縱不能讓我在你面前懺悔。可是他以後還不知道黃土壠裏的我的罪惡。祗憶念著他慈愛的母親呢。這也足了。我的飄泊的靈魂也有歸所了。這是我最後的盼望。你能不能允許我呢。

(平)(狠威觸的點了點頭)唉。無知識的小孩子有什麼罪過呢。受了世俗的欺凌。是他母親的恩惠啊。我帶他去了。

(華)(慢慢地把睡兒從沙發上抱起)我此刻和你分別了。我不願意你醒著用眼睛看你垢汚的母親。願意你任夢中記憶著你母親靈魂的愛護呵。

(用臉接着他深深的一吻。雙手捧着放在季平手上。季平伸手托了。)

(華)(眼望睡的孩子。眼淚要滾下來)我的小寶貝啊。……你丟了你苦命的母親去了麽。(忽高聲)季平。你饒恕了我罷。你念着我一些好處。讓我跟你囘去做看護小孩子的僕婦。讓我死時得受他滴眼淚的憐憫。我的季平啊。……你爲何不響：你是鐵石心腸麽。……我的心碎了啊……我的季平。(跪下來。俯首在季平面前。望他赦罪)

(平)(半晌不響。忽然堅決起來)你的人格是破產了。沒有恢復的時候。我不能讓小孩看見你這無人格的人。(狠威嚴的抱着小孩離開憶華。憶華牽着他的衣服。舉起淚眼渴望他饒恕季平摔開衣服。)

(平)(啞聲)再會罷。

(華)(尖着噪音)季平。……季平。……

(在這時候季平捧着睡的小孩。離開憶華向右邊門走出去。憶華半晌無聲的跪在地上呆着。轉身倒在沙發上放聲大哭。這時候台幕陡落。台下觀客還聽見台內嗚咽的哭聲。)

評三張新中國影片

心冷

在最近的旬日間。上海方面新出的影片。有五六張之多。就我觀察所得。有三張值得批評一下。其餘的。簡直足有影無戲。不知道怎麼說了纔好。這種現象。都是因爲經營者的眼光。不曾放開了向遠大處去做。隨後我再細細地說吧。至于我所說的三張影片。是

(一)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是新華影片公司的出品。由陳壽蔭導演。是描寫情場變幻的一齣戲。事情雖然沒有多少。可是因爲穿插剪裁得法。很能夠引起觀衆的注意來。

這劇本中間。是叙述一個富家子何夢鈺。愛了一個鄉女韻芳。因爲夢鈺的父親不贊成鄉下女子做媳婦。夢鈺便將韻芳送到模範女學裏去讀書。韻芳在同學中和一個專愛修飾的錢素秋非常親密。結果也學了伊那樣只是考究衣飾。所費都由夢鈺偷偷地在家裏拿了錢出來供給。後來夢鈺曾忠告伊。伊覺得非常敗興。恰巧這時候錢素秋給伊介紹了一個朋友張志遠。因爲張志遠會奉承。韻芳便漸漸的將一顆心兒移動了。偏偏有一次夢鈺約了時間到校裏看韻芳。忽然有了別的事走不開。寫信去關照伊。信又被獃僕遺失。韻芳又疑心夢鈺的愛情已變。便索性和張志遠。打得火熱。後來竟嫁給他了。張志遠本來是有妻子的。妻子因他再娶。竟自盡了。他的妻舅又因爲懷恨。便串通了壞人將張志遠打死。從此韻芳便成了無主的落花。這時候夢鈺便家庭中逼着娶親。娶的就是韻芳的同學錢素秋。結婚這天。夢鈺還到韻芳家去。韻芳躲在裏面不出來。夢鈺對着韻芳的照片訣別。表示自己不得已而結婚的苦衷。纔快快的走了。可憐他倆竟不曾能見一面。正合古人所說的「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了。

人類最難擺脫的便是情愛。因此造了世間許多離奇曲折的事情。大概分析起來。第一種是將愛情看得極寶貴。只要情之所鍾。便不管那對方的是那種人吻。始終的愛着。第二種是將愛情當做是消遣的玩藝。所以原有的可以抛開了不管。另外再去愛照上別人。而結果不過是再演一齣悲劇。在男子無所苦。只是苦了女子。在這張片子裏何夢鈺便是第一種。他對于韻芳的愛情。雖然不曾怎麼的明寫。可是從他在家庭裏偷支銀錢。和自己送衣服到校裏去。以及結婚以前還去尋韻芳的幾點看來。夢鈺確是不能說辜負韻芳了。這個角兒是黃玉麟即綠牡丹扮演的。因爲他是演舊劇的。在做工方面曾研究過。所以在影戲裏的成績也算不錯。

韻芳本來是一個好女子。因爲朋友交得不好。終久免不得墮落。這是告訴我們環境雖惡。全靠要自己打定主意。因爲魔鬼時時刻刻的繞着我們。只要一轉念間。它們便能乘隙而入。王慧仙演此角很有分寸。在鄉下時候活畫一個村姑娘。初進學校時候也還天眞未鑿。等到後來可大變

◀人面桃花▶



（上）戇（王慧仙與毛劍佩）

（下）嬌（周衰與毛劍佩）

了。聽了夢鈺的幾句忠告的話。便裝出那副不愛聽的神氣。指着週身的裝飾說價時的一副神氣。活畫出女子被虛榮沉溺的痴態。實在可憐。只是在初見張志遠時未免太露出做作的神氣了。

劇中的錢素秋大可以代表一般絕頂聰明的女子。雖然也在混濁中廝纏。可是却能夠擺脫。雖然張志遠對伊十分親熱。伊却不曾上當。同時因爲眼見得情場中的怪劇太多。索性看透了將自己的婚姻問題絕對的聽人支配。也不失爲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毛劍佩演來活潑輕靈。將這妮子的神情揣摩得十分透澈。實在是很不容易。

飾張志遠的周衰揣摩情場蟊賊確有道理。在舞場中引逗韻芳的幾幕算是最有精彩了。

不過劇中的情節佈置有些和事實或是社會情形不甚符合的。指出來給大家研究一下。

（A）素秋要志遠採花。指着遠處樹上的一朵紅花。等志遠爬上去採時。到手便變成了白色。這恐均是染色的手續太疏忽了。

（B）女子的好名心比較男子來得重。所以凡是女學校裏對于女生的處罰格外的愼重。韻芳在校裏時常出外。是伊的不好。還是學校的管理不好。却也是個問題。夢鈺的父親到校裏一句話。校長就開除學生。事實上有沒有這種的容易。當寄宿室裏大衆都在那裏的時候。韻芳竟公然說我被學校開除了。恐怕在女子的心理方面實在有些不合。

（二）新人的家庭

明星公司的影片攝得時候最久的。要算是「新人的家庭」了。這本戲的號召是說合「二十餘明星合演」。所以居然能哄動一時。演員是否眞是明星不得而知。可是這種完全模做「好萊塢」式的做法。在下實在不甚贊成。

至于講到這本戲的情節。是討論夫婦間處家庭生活應當怎樣的擺佈。

這確是一個很有價値的問題。所以前半部極有精彩。在後半部。大概就在因爲要容納打武的明星。不能不將偵探强盜等等拉攏在裏面。翻幾個很斗摔幾個交。可是竟將這片子的價値斷送了。可惜可惜。

因此我又覺得有了戲支配演員那麼用得其才可以使它格外有精彩。要是湊演員來編戲。一定沒有好結果的。

這張片子的情節。述華中銀行總理劉池龍。年事纔二十許。辦事勤愼而有膽略。妻杜氏文波。殊豔。愛池龍尤愛其子敏生。敏生時方學齡。則往往離母而就學池龍。又銀行事繁。辦公時間每較久。於恆文波。無以怡其情。則以電話致其夫。問文藝劇場劇目。將偕池龍於晚間往觀之。時池龍公事房。適有貴客二人在。鈴聲忽震。取而聆之。審係其妻。則忸怩漫應曰。會常歸來告汝耳。文波初未知佳客之在座也。則堅詢之。池龍無奈。置其聽筒。爲之檢自報紙。接線者聞線中寂然。以爲談話已畢。遂分其線。逮池龍自報紙査得而線已中斷。頗疑文波不怡。而時文波久詢不得覆。亦以池龍爲輕蔑。怒甚。欲再搖鈴詰責。而敏生適挾書包跳躍而來。於是怒始冰釋焉。

池龍返家。入門。文波方與敏生嬉。見池龍不理。池龍心故弗懌。因坐其旁呢之。不意誤觸敏生所支木屋。敏生哭。而文波心痛矣。謂池龍曰。汝獨不能就他椅坐耶。

晚餐後。敏生既睡。文波獨憑欄。意良寂寞。因下樓。視其夫。池龍方治銀行事甚勤。斜睇文波。陡憶頃間事。因指一椅謂曰。汝獨不能就此坐乎。文波聞言似微慍。姑就之。坐椅上有小喇叭一。事戲取吹之。池龍以其故擾。告之曰。我方治公。請暫勿吹。文波始怒。吹之愈急。而池龍亦怒。攜文件入別室去。文波見其夫憤憤而去。亦憤然擲喇叭於地。

有六小姐者。乃交際明星。其友唐羣告。明日將約其友劉池龍至舞場。語聞於章伯華。伯華六小姐情人也。好貨利而性陰險。遂與六小姐謀。欲設計誘池龍而謀其財。

明日池龍於公事房。見文波像。頗悔其昨日事。因以電話至家。將偕其妻作山野遊。以消此星期六之下午。而文波方浴。僅以意達其傭。旣晚。池龍方欲離而侍者持信入。爲唐羣約赴舞場函。隨手棄去之。忽忽返家。文波沐猶未畢。僕人已張餐具。敏生來。因飢欲食。池龍曰。詎不能稍待爾母耶。言時色稍厲。敏生於是哭。文波於浴室聞敏生哭聲。披衣急出。池龍笑謂曰。日影將西。兒飢欲啼。汝猶故遲遲。何以盡遊興乎。文波曰。嘻。汝旣弗愛汝兒。更何有於汝妻。言已。抱敏生逕入他室。

六小姐嫁劉後之陳謀

池龍邑邑出室。取報讀之。見繁華旅館舞會廣告。因復憶唐羣約。思不能偕妻作山野遊。何如赴唐羣之約。遂往舞場。因見六小姐。六小姐旣識池龍。曲意媚之。章伯華復推波助瀾於其旁。六小姐遂與池龍共舞。夫以六小姐交際之手腕。池龍有不墮其術中者乎。於是次日同遊劍岡山。二人並坐山嶺小亭中。厥狀殊暱。文波之妹杜文景亦遊山。見坐亭中者爲姊丈。歸乃告之文波。文波聞語。因疑池龍日來之所爲。悉出乎此。因是夜文

波遂伏椅上以待裝池龍歸。逮池龍歸而文波已入睡。欲喚之醒。見鐘已指四時。因復躡足下樓。池龍去而文波醒。見池龍衣冠。覓其人。不得。又見衣上有粉痕。下樓視之。見其手執絳帕。帕角刺六小姐字。大恚。闔屛登樓

明晨池龍上樓。文波櫛髮猶未竟。池龍曰。鐘指九時。又將作一日別矣。池龍曰。汝日來大變常度。歸必以深夜。臥必於樓下。汝雖厭我。我實爲汝心痛。池龍急曰。我二人之芥蒂。政於前日之電話。我是爲汝解決之。俾芥蒂永消。弗爲我二人之情愛梗。文波曰。汝更何能假情意作態哉。我之愛情何不復期其復熱。僅祝汝與六小姐。永守其志耳。池龍聞言。莫知所措。文波又曰。我二人曷謀離異。俾人各得其天賦之自由。奚可以終日使我心不快。爲池龍見文波堅決。忿忿而去。

不數日內。結婚之約後。文龍略整行李。欽離其家。敏生問曰。母爲何之。文波曰。若往外家。敏生乃整其玩具。隨母而出。至書室。同池龍。文波授以鑰曰。我今所取。悉隨身衣服。凡金銀珍飾之屬。悉儲保險箱中。今以鑰歸汝。於是攜敏生欲去。池龍止之曰。敏生我子。已六歲。按諸法律。當歸其父。汝不能攜以俱去。言已。攜敏生入室而闔其門。文波出門。聞敏生之哭聲。腸爲之寸寸斷矣。

池龍與文波離婚之消息。旣揚於外。六小姐乃來華中銀行訪池龍。曰。汝昔恨相見之晚。今旣與杜氏離異。常有以彌此憾矣。池龍思之。有頃。笑曰。此誠不過男女間無意識之名義耳。斤斤奚爲哉。六小姐慍。池龍見之。意良弗忍。溫慰之曰。今夜舞後。汝可以卽往我家。居於是。凡主婦事悉由汝爲之。是則不斤斤於名而惟精神是尙矣。六小姐始轉怒爲喜。

文波自居母家。苦念其子。終日邑邑。日者方與其妹文景治針黹。見鄰家兒躓門前。文景馳出扶之起。餉以糖類。兒始弗哭去。文波見之。因憶其兒失母之痛。伏欄杆而泣。其母聞聲出。見而憐之。謂文景曰。汝姊終日憂傷哭泣。是非計。姑父時有書來。欲汝妹姊往。今盍往乎。或足稍殺汝姊悲懷也。於是遂行。

是時。敏生亦苦念其母。嘗捧文波像而泣於園中。婢來見之。强拽之行。經一鷄棲。老園丁方持鷄卵入孵。敏生問曰。若以鷄卵何爲哉。園丁戲曰。此神鷄也。能造萬物。今園中鷄將空。我故令渚鷄以供日用。敏生不信。問婢曰。丈言確耶。曰確也。書不有鷄能孵雛之文耶。是夜敏生迺取文波像。置鷄棲中。跽於地而禱曰。神鷄。願若速孵我母。成。俾得與我戲。我得我母時。汝得穀矣。禱詞甚修。反覆禱而疲。昏昏思睡。則强張其目以禱。當敏生方禱之時。正池龍與六小姐舞場熱鬧之時。逮二人歸而敏生已入睡矣。池龍見之。深以爲異。問之。敏生以實告。池龍心大慟。

如果這本戲在此處便收束。我覺得實在是一齣很有回味的家庭悲劇。可惜後面又生出許多枝節來。

大凡夫婦之間。多半是由愛則生疑。由疑則生妒。免不了時常吵吵鬧鬧。可是這些還是「歡喜冤家」鬧一回格外親熱些。如果大家都存了心。那麼非破裂不可了。

大概少年夫婦。總喜歡攬在一處。所以做丈夫的。最好能夠在外面應酬或是忙碌中抽出些功夫。回去伴着妻子。那麼家庭中決不會發生誤會。因爲女子的心理。愛了這個人便希望他永遠不變。平常也格外會疑心。如果及早解釋。還來得及。否則便愈弄愈僵了。

王元龍飾劉池龍。張織雲飾杜文波。在表情上總算很好。夫婦間的隔膜。演來極自然。楊耐梅飾六小姐。王獻齋飾章伯華。兩個壞東西。也描摹得很好。

最有精彩的一點是敏生將母親的照片放在鷄窠裏的一幕。

越數日。章伯華來視六小姐。謂之曰。汝今珠飾煥然。不復曩時矣。然汝富且貴。亦曾一念我之淒涼乎。六小姐曰。日來池龍每念其子。以及其母。則我之能否終居此。尚爲一問題。而汝何遽作此言。章笑曰。前戲言之耳。我豈小不忍而肯亂大謀者乎。曰。嬰固可慮。足敗我事。然處之亦易。殺之可矣。六小姐曰。是太殘忍。最好移之往他埠。章曰。是亦不難。章語纔畢。汽車聲止於門外。池龍歸矣。章驚欲遁。六小姐笑曰。子何膽小如鼠也。居此毋恐。我自有術。池龍入。六小姐因曰。我表兄章伯華。近方賦閑。數數來相擾。欲丐汝代覓一枝棲。然我未嘗語汝。今復來刺刺。殊可厭也。池龍曰。此易事耳。汝可允之。於是章致謝而去。

章伯華欲去敏生。俾弗爲六小姐行事累。於是出重金求助於一匪人。曰戚一青。戚乃日候劉門前。見敏生出。趨前謊之曰。汝母念汝。切囑余來携汝。敏生聞言。即隨之去。及婢出。敏生已失所在。四顧失措。正驚駭間。池龍偕伯華歸。聞得其實。伯華謂池龍曰。速以電話告警署。未幾。偵探長偕二探至。頗疑及伯華。池龍曰。此我之親戚。且旦夕未嘗離跬步。詎是人所能作哉。於是偵探長攜敏生照像去。以備偵查。無何。得報。謂嬰兒爲匪拐。已入船。於是急奔至船。喘息初定。船已啓椗。偵探長乃見船主。欲搜查旅客。船主曰。船未出港。即行搜查。懼亂秩序。請以明日。我當事前爲佈置。以助君。戚。探長然之。

偵探長之來也。戚一青已見之矣。陰使其徒黨二人監視之。是夜月明如晝。偵探長方蹀躞於甲板。 之黨徒遽施狙擊。探長力撲之。既又遇戚一青。探長乃躍登船巔。一青出手槍。探長知不可鬭。又躍之入海。浮沉久之。得一小舟。舟人載之至火車站。謂之曰。若乘火車往。當可先船抵輪埠。

文波居姑父家。閱報報得知敏生失蹤事。乃急理行裝。將乘輪歸詢其實。馬車將抵埠。忽一汽車掠而過。車中有人呼阿母。則敏生聲也。戚一青兒敏生眞過母。命汽車駛加疾。文波追之不得。廢然而返。無如何也。幸也偵探長已乘汽車來。得其狀。急命追之。弗及。旋又得之。遂書紙條予汽車夫。命求助於警署。而己則隻身入賊巢。徒以衆寡懸殊被縛。敏生乘賊不備。爲之去其縛。遂復毆。未幾。警察馳至。匪悉就捕。

新人家庭之一幕

劉池龍與六小姐

文波有表兄曰趙駿。知警署已得敏生。乃偕文波往探之。則敏生已由探長伴赴車站矣。乃又趕至火車站。而車已行。於是祇得坐待半小時。以待下次之火車。

探長既領敏生去。到時已黃昏。知池龍在跳舞場中。因往訪之。不意敏生誤爲羣客擠入花園中。適聞六小姐方與章伯華密談。六小姐謂曰。今晚汝可命人來劫池龍去。而以書來勒巨款備取贖。我既爲主婦。則錢出我之手。入汝之囊。必無阻礙。語聞於敏生。敏生亦不言。池龍既至。六小姐佯爲欣喜。與同歸。六小姐既歸。託詞頭暈。遥自登樓。池龍詢敏生以所經。敏生遂並以頃間所聞告之。池龍於是急爲祕密之計劃。夜午後。章伯華率匪人三人至。門不加扃。昂然直入。入臥室。電炬忽明。則室中所坐者。非池

龍而為長偵探及其助手。於是悉皆就縛。未幾池龍至。以人命六小姐下。告之曰。我待汝表兄不薄。而汝表兄以此報我。六小姐遂亦佯詈其無義。聲色甚厲。池龍曰。若曹謀我。盡知之。何必作態。命警吏縛伯華去。六小姐乃作媚態。求赦而留之。池知曰。我知悔矣。我因汝而知所悔矣。汝速去此。我不罪汝也。

明晨文波偕妹其並坐廊下。而池龍敏生至。夫婦相視。各各默然。敏生遂引其父母手而近之。文景乃往告其母。其母聞之。方推門入。退謂文景曰。此恢復愛情之時。我儕其慎毋擾之。於是一日以後。文波已偕池龍遊於園中。敏生以千里鏡遙矚而圖其像。並注其旁曰。六小姐去矣。以示其母。母以示池龍。相與一笑而罷。

後半部情節。和偵探片差不多。平淡無味。不過是像戲台上做三本鐵公鷄。看一個熱鬧而已。

(三)公平之門

▲本事會裁本報二卷四十六期▼

「公平之門」是不滿意於死的法律而產生的。劇中述錢大成因為犯過罪之後。雖然悔過出獄。可是因為社會上對於改過自新者不能予以同情。又受了不良的偵探的引誘。家庭生活的壓迫。不得不重入監牢。意思深刻到極點。情節也沉痛到極點。尤其看了以下兩點。受到很大的激刺。

(一)錢大成出獄之後。人家因為他　犯過罪。店家不肯替他担保。連做過小工頭子。也要遭人家的斥擯。他雖然拾金不昧。人家只要一聽他說曾吃過官司。便將他那良善行為湮沒了。

(二)錢大成在酒店裏遇見袁金標。居然在貧苦時肯周濟他。可是十元鈔票以後。便拿出一枝手槍來叫他帮忙。無如大成為生活所迫。眼看着兒子要死。不得不答應。結果害了自己。可見得社會上決沒有好人。非處處謹防不可。

◀公平之門的兩幕▶

上面為監獄中之教誨堂

下圖為審判長與和平會員車中談話

至於和平會的事業。專門救濟法律之所窮。很能表現俠義的精神。分幕方面。因為要提起觀衆的好奇心。故意奇峯突起。可是看不懂的人太多了。這劇裏沒有漂亮的女主角。沒有熱鬧的情節。做來做去。只是這幾個人。我可以說只能受智識階級的贊賞。難得一般人的歡迎。

名醫

余擇明

大名鼎鼎的宋必中醫生。懸壺問世已非一年。各報紙上沒有一家不載着他的告白。而且[illegible]介紹人都是紳商學各界裏最有名氣的人。還有許多謝函。一個個都稱揚宋醫生的妙術。沒有一封不是讚他華陀再世扁鵲復生的。

一天宋醫生正在診察室內替一個病人診病。忽然聽得門外有馬車得得的聲音。到了門口。停了下來。一個僕人手裏拿一張名刺。走進來向宋醫生說。『先生。劉公館裏劉老爺。還要請先生去呢。』宋醫生訣『哦還是你來的嗎。老太太昨天吃了我的藥水怎麼樣。』僕人說。『昨天吃了藥水也沒見得好也沒見得壞。聽說身上還是熱得了不得。頭還是疼。怕的還是非常利害。所以老爺不放心。還要請先生去看一趟呢。』

宋醫生聽了這話。停了一停。說『哦我曉得了。你在門口等一等。我把幾個門診看過了。再與你一同去吧。』僕人說聲『是。』隨即到外邊去等候着。

一刻工夫。門診看完了。宋醫生套上了大衣。叫學生帶了藥庫。剛要出門上車。外邊走來了一個不足三十歲的少年人。一進了門。便叫了一聲『宋先生。我痛極了。』宋醫生聽了。臉兒一紅。隨即問道。『怎麼樣』那少年說『昨天打鍼的時候。就覺得疼痛。但是當時還能忍受。後來到了家。痛得格外利害。一夜過了。今天早上看看。膀子通通腫起來了。鍼眼子周圍紅腫到十二分。先生不相信。把你看一看。』說着。把一雙手從袖口裏伸出來給宋醫生看。

宋醫生看了。再用手摸了一摸。勉強的笑着說。『不要緊。放心好了。我替你打針十二分的留神。你不要聽了人家的話。說甚麼藥水沒打到血管內。因為你的毒重。我的藥分量也用得重些。所以這種反應是一定有的。你可不要害怕我再弄點藥水。替你搽一搽。兩三天就可消了。』

宋先生替那少年搽了藥水。正要出門。外邊又來了一個婦人。年紀在三十多歲。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子。走進門來。宋醫生忙問道。『你又將他抱來做甚麼』那婦人道。『小孩前番請先生種牛痘。出得不甚齊整。後來不知怎的變成痘毒。把一隻小膀子。蔓延得十分利害。怕的先生的刀口不乾淨。或者是痘苗不清潔。所以今天老板叫我把小囝抱來。請先生看看想個方法才好呢。』

宋醫生說。『不會的不會的。刀口那能不乾淨。痘苗也是清潔的。決不會有這樣壞處。總是你自己不小心。把小孩的痘痂碰破了。或者小孩因為發癢。把痘痂抓破了。蔓延到別的地方。這樣怎能怪我呢。』說罷也不理會她。上了馬車。得得的去了。

宋醫生走了不遠。對面來了一輛包車。上面坐着一位飄飄欲仙的女郎。那一身的裝飾。時髦

得了不得。一望而知其爲花界中人。宋醫生一見認得是小月紅。堆着笑臉叫聲『月紅。你到甚麼地方去』月紅見是宋醫生。隨叫停了車子。陪着笑臉說『宋先生。我這兩天不好過。要請你看一看』宋醫生說『好你到我診所裏坐一坐。我一會兒工夫就回來了』說罷各自去了。

不到二十分鐘。到了劉公館。宋醫生會見了劉老爺。一同到了老太太的病榻前。拿出了聽診器。診了一回呼吸。又拿出了體溫表。察了一回體溫。診察既畢。又略略的問了幾句。隨即從藥庫裏取了些藥片。又拿出一小瓶藥水。交給劉老爺說『這包阿司必林片。一日三次服了。頭可不疼。熱也可退了。這瓶杏仁水。專是止咳用的。吃了一定要漸漸輕些的。請照方法服下去。不必焦心』說罷便告辭去了。原來這位鼎鼎大名的宋醫生。只會頭病醫頭腳病醫腳。別的却沒有絲毫本領。

宋醫生回到診所。却巧小月紅還在這裏等着。宋醫生卸了大衣。一手拉了月紅的手。挨肩坐在一張沙發上。笑盈盈的說『月紅。你這兩天瘦得多了。怎麼這樣不……』月紅說『不要開心。病不在你身上。你那裏知道病人的痛苦。』宋醫生說『病雖在你身上。如同在我身上一樣。今天不是診務忙得利害。一大早就到你那裏去替你看看了』月紅說『哎唷。謝謝你的美意。拿甚麼報答你的盛情呢』宋醫生說『怎樣報答。不在乎你自己嗎』說着笑了起來。小月紅聽了。也嗤嗤一笑。霍的一拳。將宋醫生的肩膀上打了一下。

正在笑着。號房進來問道『先生。外邊有一個窮苦人。說要請先生看看。給他一點藥水』宋醫生說『你這種東西。真是個木瓜。此刻已經過了鐘點了。還看甚麼病』號房吃了一頓罵。無可如何。隨即出來說『去吧。鐘點過了。明朝來』

宋醫生正在替小月紅診病。外邊來了一個人。慌慌張張說『宋先生在家嗎』宋醫生答應說『在。誰找我』隨把診察室門兒開開一瞧。原來不是別人。乃是胡巡長。胡巡長一見面。氣噴噴地說『好好。你把我弟弟害死了。我們來算算帳罷』宋醫生說『怎麼你弟弟死了麼』胡巡長說『死未死。請你去看看吧。我不知道你把的甚麼藥水。一吃了下去。便五心煩燥。由牀下滾到地下。片刻不甯。後來看看不對了。唇齒焦黑。沒有一刻的工夫。就死了。你好你好。我弟弟和你有甚麼讎。爲何要將他害死』說着又走到門口。向外邊一聲招呼說『弟兄們。來將他帶去到警察所裏算帳』

說罷外邊走進五七個荷槍的警察。如狼似虎。有一個上前一把抓住宋醫生的衣領說『快跟咱們走』不問青紅皂白。把一個鼎鼎大名的宋醫生。抓了去了。

第二天報紙上本埠新聞欄裏登載出一種新聞來。上面說的是『本埠某某路某醫生。昨爲胡巡長之弟診病。誤將毒藥配交病者。服後即腹痛如絞。五心煩燥。不片刻唇焦齒黑。漸漸不省人事。旋即斃命。胡巡長知爲某醫生所誤。痛弟之亡。隨將某醫生扭至警察所。嗣經商界某公出爲調楚。着某醫生償洋五千元。始行了事云』

當宋醫生出事的這天。那讚美宋醫生的信函。却依舊登在報紙的角裏。很能引起觀者的注意。

牢獄生活

鷺谷

這一天夜間。我們四五個人同在寄宿舍臥室裏瞎七搭八的閒譚着。不知怎的竟譚起牢獄來。

劉際雲說，『牢裏的生活，纔叫苦咧。聽說吃的是小米飯。還羼冷水咧。每禮拜洗一個冷水浴，在牢裏的罪犯。眞好像在地獄裏討生活。』

彭亦仙說。『不錯。確是很可憐，但是我們都沒有親身經歷過。聽來的傳聞。究竟不能證實我們的想像啊。』

我這時也笑着說。『對啦，據那些獄裏出來的人說。裏面吃的都是『蛋炒飯』。那些老犯人都當香港（鷺註。流俗香港指謂牢獄，不知命意何在）。是家鄉。有的却不願意出來謀生計。可見裏出不見得那般苦。也有好處在着吧。』

李家俊在國貨公司裏充任一個小職員。月薪只有二十個好洋錙。一個人省吃儉用倒幷不過不過去。平時沉默寡言。不常和友朋所說笑。臉兒上常帶着三分不愉之色。我們格於交誼也不便詢問他。只抱着懷疑的態度對待他罷了。他聽得我們譚起牢獄便呆鈍鈍的生在床沿上點不一聲。我說畢時。他忽然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自然啊。在這麼生活程度日高。謀活機會很少的社會上。那些罪犯當然覺得還是被押在獄內。有飯可嗽咧。雖然肉體上受些苦痛。』誰都靜默着實在下文接不下去啊。

歇了一會李家俊又說。『我的朋友。我倒很熟悉裏面的情形。而且是我實地經歷來的呢，如果你們不厭煩。我能夠詳詳細細的告訴給你們聽。反正早睡了也睡不着。我們都很詫異，同聲說。『當眞嗎。我們極願意知道你怎樣會入獄。』

家俊苦笑一聲說。『我樣會得入獄。說來很長。現在只能作簡略的報告。朋友們。你們只知道我是一個游子。我的家無諒來不曉得。不是誇大一句話。在家裏。實在用不着替人服務。哦。我不應該說這話。我已自動的與家庭脫離關係了。說來好笑。我因爲婚姻問題。和家庭爭論過幾次。不料他老人家頑固得很。強迫我和陌生的對方締婚。我自然不願意。一時血氣衝動。和他衝突起來。又想不到他手段煞辣。當時便告我忤逆。說我不遵庭訓。怙惡不悛。只堂上審了一庭。便判關我三個月。在堂上曾分辯。誰知第一句話剛說出口。那陪審官便止住我不許說。且說。「你也受過教育。不知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那兩句古哲訓言麼。照現在你這般態度看來。更可以證實你的行爲。和你父親的告訴」一我也莫名其妙。陪審官怎麼竟那麼的偏袒一方。被告竟沒得伸辯。現在我丟開一邊。且說牢獄裏的情形吧。

還紀得當晚解我到候審間裏便將我拘禁着。候審間他們也稱宅做小牢間，原來也有已判决的罪犯押着。在候審間裏的日子。眞叫人難過呢。

黑魆魆的。在室裏的人一天到晚休想見得天日。我在那裏住了一個禮拜。幾乎送掉我牛條性命。在裏面只覺得頭昏腦脹。一種臭氣。誰聞得也要作嘔。每天只有二小鉛罐小米飯羼了些冷水。說他是粥也未始不可。菜是沒有的，那一些飯。作一頓吃還不夠飽肚。何況分作二頓。自然裏面的人常向着『交保間』裏的民事犯哀求苦惱的討東西充飢了啊。其實他們發給我們的口糧要多一點呢。也有一些菜給我們下飯。可是那些「小縺條」分給我們時，已經將菜截留起來。飯也減了些，留作自己充饑了。「小縺條」就是罪犯得很輕判決。押進牢一二個禮拜的犯人的別名。不知什麽意思。大概他被縛着的那根縺條比別的輕小些吧。有的不慣遇那黑暗汚濁挨饑着的日子。見有看守的人或者吃公事的走過，便鼓噪起來。爭問着「我們堂期怎樣還沒有定」誰都情願趕快判決。我那麽睡沒有得安分睡。吃沒有得好吃的過了七個整天。總算排着審期。判決了的第二天。我還沉昏的和衣睡在水門汀上。兩三個解犯人的巡捕。脚踢踢我喚我醒來。我走起來便跟隨着他們走出了候審間。那時天還沒大亮。天氣很冷。也是十一月裏。走了沒有幾步路。便是牢獄了。路上我心裏益發恐慌起來。思前想後。幾乎要哭了。我想我那時的臉色。定和那些與我同時入獄的罪犯一樣的慘白。恐懼十分難看。或者還過分些。但是內中有幾個却還是神色自若。毫不異樣。

走進牢門。有一個人將我們拘押在候審間裏時拍的肖照驗明了。纔又領我們到換衣間去。進換衣間時。巡警暗裏警告我們。「衣裳要脫得快。不然要喫籐條的」於是我們很快的將上下身衣服脫得精光。果然有一個年紀四十多歲的犯人。比較脫得遲慢些。那警察便用籐條打他了。衣服脫罷。他們又來驗我們臂膀。有幾個驗過了。一壁用籐條打。一壁操看很生硬的本地話說通。「好啊。你倒又來了。賊骨頭。賤胚。」打得直到那罪犯縮做一團。叫若連天。才鬆放了手呢。據說原來那些重來的過犯。臂膀上種着有一種特異的牛痘裂痕。一看便明白。

會他們分給我們各人一套棉的編有號數的犯人衣。顏色本來是灰的。却已發黑了。夾裏更是灰垢油膩。如果用手指去刮一下。定有一團的黑膩粘在指上。自然那些犯衣。從來不洗的啊。日久了。油垢便積起來。我們那時脫得一絲不掛。戰兢兢的立在那裏。授了衣裳便穿起來，誰知穿了不覺得暖熱。反覺得冰冷冷的。好生難熱。衣上汗酸氣又重。沒有法子。只得穿上消受那異味。

牢屋有四層。最高的一層。說是專門拘留盜犯的。第三層拘留民期的罪犯。二層與末一層拘留比較輕一些的罪犯。上上下下有五六百間。一面有窗。窗上有鐵柵。又裝着很密的鐵絲網。二面很堅實的磚牆。臨長弄的一面。只裝着鐵柵。那扇鐵柵門。矮矮的五尺高的。人要低着頭才能進去。各間的範圍很窄狹。約莫只有五尺寬七尺來長。裏面排着兩張舖，那裏是床。只不過兩塊木板。舖在地上。睡頭的那一邊稍微墊得高一些罷了。也有一條褥子。一條的很單薄的被頭。近窗邊角裏。放着一個便桶。其餘一些也沒有。

我被押在二層樓上的一間。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同禁着。我們便大家談話起來。原來他是偸竊犯。唉眞想不到我竟與竊賊一同起居：

在那邊比較禁押在候審間要好得多。先不先每天能夠受着些窗外射進來的日光。早晨也有一些爛糊粥吃。飯的分量雖不多多少。一小鉛罐。上面覆着幾粒赤荳。下面是小米和最歹的糙米混合着黃的。也有一兩根青菜。還有一塊肉咧。呵呵。就也好笑。那塊肉經不起稍會大一些的風

一吹。薄得像紙一般。吃飯時小鏈條便挨次的將那鉛罐從鐵柵外塞進來。筷兒是沒有的。我們就用手將飯捏做一團送進嘴裏。胡亂地吃着。朋友們啊。在裏向如果講究衞生。喫飯要細嚼。那就倒處了。要吃虧了。自己只好挨餓。我常聽得有幾個犯人。吃得略微慢些。便被旁的兇悍的犯人。搶奪了去充飢。我有一次也曾被同住的那賊欺侮過。他說「我看你慢慢的。好像吃不下肚。我來代勞便了」說罷不由分說。便搶了去。我要奪囘來。他已經將飯倒在手裏。亂送進嘴裏去了。

進獄的節一天。看守人強迫我們洗澡。有幾個却不願意跳進那大池裏去。看守人見得他畏縮縮的不前進。便用槍柄亂打。我那時已經有十多天沒有洗澡。渾身覺得痒痒地。一聽得有澡洗。心裏好生喜歡。便跳進那水混濁得很的池裏去。我以爲大概是溫水。所以沒有熱氣。誰知却是冷水。第一次洗冷水浴。自然覺得兩樣。何況那時氣候又寒冷。我在池裏氣噎閉過兩三次。幸虧我身體還強壯。不然我的靈魂與軀殼早將宣告脫離了。後來每逢禮拜六便要洗澡。慣常了。倒不覺得什麼了。可憐啊。委實可憐啊。有一次有個五十多歲的犯人。不犯了什麼罪。才惡押在獄裏。看他的神氣。可以知道他體格十分不強健。很是瘦弱。悉能夠洗冷水澡。那天正脫了衣服。預備入水。手探了探水。是冰冷的。便不肯入水。那監督着的巡警便催促他。懇求巡警讓他不要洗吧。實在受不住啊。誰知那個巡警兇狠狠將他推入池裏。一壁還呪咀他。可憐那老者被水侵得臉兒漸漸地堊白起來。起初還有氣沒力的擦着身體。一會四肢大概軟癱了。竟在池邊一動也不動。那巡捕又用槍柄在他頭上打了一下。推他下去。嘴裏說「你裝佯嗎」他便浮在池面上。我們瞧見了。誰都驚呼起來「哎呀。他是斷氣了」可憐啊。他真的死去了。朋友你們想他的命分明斷送在那巡警的手上。你們曉得那巡警怎樣的被處分。說來不近情理。只禁押了三天。和罰了五天餉便算完結了。至於洗時也要受巡警無端的呵斥。不洗乾淨和洗得慢。都要請我們吃槍柄。

罪犯都歡迎禮拜四五那兩天。因爲有臭的鹹鯗魚過飯。本來天天吃的飯和菜。都是淡而無味。有鹹的東西上嘴。雖即有些臭。也覺得有味了。

第五天他們叫我出去作工。他問我會作什麼。我便據實答復他。不曾做什麼。他罵我飯桶。燒飯會得燒麼。我不敢囘答說不會。只得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於是他便派我到飯間裏去了。

在裏面五點鐘便起身。天還剛剛有些亮呢。如果看守巡警催促了還不起來。那便又將被打了。晚上八點鐘就要睡。睡不着也只得張着眼躺在舖上。要和人家談話。誰都不敢高聲引吭。總是低聲微氣的。不然也要受着同樣的責罰。

工作很多。舉凡人們會得做的工作都有。除了盜犯外。其餘犯人每天一清早就被壓迫着到外邊去作工。派做什麼。誰也不能躲懶。也不敢躲懶。如果被派去做水門汀。拖馬路。掮石子。那麼總算倒霉的倒霉了。那幾椿工作。不但要用力做。水門汀而且有危機在着。聽說有一天一個私用客賬的罪犯。年紀只有三十光景。他們看他年少力壯。便派做那門工作。不幸沒做到幾天。便死在機器裏。原來他捧了一畚箕的小石子。向機器管裏擲時。身上縛着的那根繩條頭。隨有他的身勢。搭在轉輪上。他好像被繩像拉住似的。也跟着宅上轉輪。實在他沒有方法可以擺脫。一剎那間。竟身體分爲二段。輾死在機旁。所以罪犯聽說派他們做那樁工作。誰都不寒而慄。我總算幸運。派我幹那輕頭生活。燒飯。做皮鞋。做裁縫。揩窗。拖地。等等。都是輕生活。其餘的工作比較那重的。稍便些罷了。我們每天都

做着刻版的工作。

自己戕害自己的肉體。是很少得同見的。在西牢裏却有一樁又可憐又復可笑的戕害自身的事發現咧。有些罪犯。感覺得種種苦痛委實受不。與便暗裏我了些牆上的石灰。和了些口唾。搓成了一條線放在生殖器的包皮邊石灰有腐爛性質的。不消幾天。生殖器便窩爛得十分紅腫。於是便報告捕頭。說是有病。便『睏病房』去了。他們稱睏病房去是享福去了。一些也不錯。真是享享福。但是有的却不敢嘗試。裏面有許多別名。我現在也紀不得許多了。犯罪犯得重的稱他「大縺條。」「小縺條」我已經說過。黃先生你剛才說的「蛋炒飯。」就是黃糙米飯的美名。……還有不少我聽得的。眼見的。短時間裏着實不容易說完全。

我在裏面住了差不多有三個禮拜。後來調我另一處去充當「小縺條」了。不錯「小縺條」的職務。確是輕鬆些。我嚐了三個月鐵窗風味。長了不少見聞。倒是一件得意事。像諸位好友們。要想明白裏面的內容。只得聽人家說說。想實地考察。覺得很煩難吧。哈哈。

時事趣聞

▲孫傳芳派人訪老母

▲說奇聞哄動蘇州城

一月六日蘇州明報載、有孫鴻傑者、原籍山東、在蘇州北區第六分駐所、充當巡警、寄居於西區梵門橋弄六十六號門牌、家有七十餘歲之老母一人、母子兩人、相倚爲活、詎於前日之夕、突有兵士兩人、至北六分所、訪問孫警、孫警出外接見、以素昧平生、覺該兩兵士之突如其來、乃稍與寒暄、詎該兩兵士即問孫警以家住何處、可否同往家中一談、孫警偕兩兵至梵門橋弄家中、該兩兵即要求太夫人出見、堂上拜見之後、即謂孫母云、汝是否有三子、孫母答云、確有三子、又問汝之第三子、是否面部圓方、一耳較小者、答云是、該兩兵即匐伏下拜、謂太夫人實係聯帥之母、奉命來蘇、訪查有日矣、太夫人恕余等唐突、斯時孫警及孫母、均瞠目不知所對、少頃、兩兵又謂、請太夫人與老爺在蘇少待、候返甯復命後當即派人來蘇迎接、太夫人甘苦久矣、大帥朝夕不安者亦久矣、余等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未能伴太夫人、代大帥作晨省定昏之勞、望太夫人史勿罪、斯時孫氏母子、更措手不知所對、旋兩兵即辭出、而鄰里已哄動、前往觀者不知有若干人、即往日曾經不屑與孫氏母子作一談之勢利人、亦趨炎附勢矣、記者聞訊較遲、及驅車趕往、尚見三五成羣、巷街論、無非聯帥訪母、記者乃赴六十六號門牌、投刺求見不晤、欲見不得、祇可傍徨於道途、旋又問諸於附近鄰里、據云、確有此事、我人初不圖此白髮蕭蕭之老嫗、乃赫赫大名之聯帥太夫人也、從此之後、我儕鄰里、亦足自豪、但在該兩兵士未返蘇時、所謂事實問題、尚待證明、

又該報自接得訪函報告後、除派員至梵門橋弄訪查外、並於昨晚八時許、再由記者至閶門警衙所、觀訪孫鴻傑、切實調查、蓋以此事出入至關重大、不得以道聽途說之詞、認爲事實、當記者至警所時、即詢孫鴻傑之究竟、渠云余係山東滕縣城南官橋人、弟兄有四人、長兄務農、余居次、幼名傳慶、今年四十六歲、三弟早年天折、四弟傳德、今年四十一歲、左耳幼時被凍瘡爛傷、遜清光緒三十三年間、在平望軍營中充過排長、後充連長、民國三年、調至鄂省充任營長、後因音書久杳、故彼之下落不知、余在此充巡士、業有二載、以所得餉銀、供養七十八歲之老母、家任梵門橋弄六十六號、與車玉器者同居、今日忽有兩兵士、至我家中、謂爲孫總司令訪母、當時余不在家、不知該兵士自何處而來、惟余弟在外十有餘載、既無消息、且名傳德、與總司令之官篆不同、是不能遽認官親、致負巨罪、況該兩兵士、來去怱忙、亦無總司令書信、更不能信以爲眞、今既如此、姑待有無回信、再可證明之云、